

在山水名勝之間構塑自我—— 清初士人的西山退谷書寫及 其意蘊闡釋*

王學玲**

〔摘要〕

本文透過文化地理學所主張之人地關係，探究清初士人書寫北京西山退谷的原委及其背後蘊含之意涵。先從清初時局與主人孫承澤引退前的仕宦經歷，抉發「退谷」一個鮮為人知的命稱與其間之隱諱心跡。接著介紹西山退谷的居游環境與多重景觀，突顯其位於自然美景、歷史勝蹟之間的獨特地理優勢和所引發之歷史滄桑感。而後再分別敘述西山退谷對於北海與其他士人的意義、重要性。對主人來說，閒居退谷讓他能夠扭轉改節貳臣的身分，以山林高士、著述醇儒展示在世人／後代的面前。就其他士人而言，退谷是集體記憶中的重要名勝場所，以其謐靜的空間氛圍滌蕩彼此之紛雜情思，身心因此獲致閒適恬淡，自我暫且擁有了不同面貌。而當眾人走出戶外，暢游山水名勝並於退谷亭壁題記展示，則藉此塑造公眾形象，提高自我之聲名傳佈。於是，退谷由京畿近郊的一隅自然場所，從此成為兼具豐厚意涵的人文勝境，且在歷史舞臺中佔有一席之地。這種人地彼此依存，相互創造自我界義的緊密關聯，使得西山退谷聲名鵲起，反覆出現在清初士人的字裡行間。

關鍵詞：孫承澤、貳臣、西山退谷、構塑自我、題寫名勝

* 本文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104-2410-H-260-035-MY2）之部分研究成果，承蒙國科會補助，研究得以順利推展。此外，二位匿名審查委員費心閱覽，提供寶貴建議，謹此致謝。

** 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一、前言

清初士人的作品中，經常出現「退谷」一詞。它既指位於北京西郊的一座山林之園，¹同時又為其主人孫承澤（字耳伯，號北海，1594-1676）的自號。北海先世籍山東青州府益都，明永樂中移居京畿，崇禎四年（1631）進士，官至刑科都給事中。甲申之變，孫氏降附李自成（1606-1645），被南明弘光朝定入從賊案。入清起授吏科都給事中，累官吏部左侍郎，順治十年（1653）三月，引疾乞休，獲准，隔年部議應休致，遂不復用，時年六十一。²

北海自此隱退，卜築於西山退谷，³每年入冬居之，通常至隔年春天返回城南寓所。⁴一直到康熙十五年（1676）辭世，二十餘載間，退谷始終是他重要的活動空間。對中國士人來說，同時擁有數座園林實屬常見，然而，孫氏致仕後，另外營構一處以自號為名的園林，其作為透露了幾點訊息。首先，命名標誌了人生方向的轉變，用以召示生命走入不同境地。這種人地合一的自覺，代表促使園主隱居之所，不只是聚集特定建築組合的物件與景象，同時產生諾伯舒茲（Christian Norberg-Schulz）所言的「場所精神」（Genius Loci），一種超出物質感官之外，經由人與生活環境之特性、氛圍、情境緊密互動而創造的獨特地方意義，讓身處其中的人確立方向，認同自我，因而獲得「存在的立足點」（Existential foothold）。⁵北海於易鼎之際，選擇歸附新朝，原本在仕途上或能有所作為，但屢經宦海波濤，

¹ 曹淑娟先生認為白居易塑造了兩種文人園林典型。一種是以洛陽履道園為代表的城市宅園，另一種山水郊園以廬山草堂為典型，乃具體呈現園林建築與自然環境契合的原則。曹淑娟：〈白居易的江州體驗與廬山草堂的空間建構〉，《中華文史論叢》總第94期（2009年2月），頁74、75。

² 孫承澤生平見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貳臣傳乙》（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卷79，頁6597-6598。〔清〕王崇簡：〈光祿大夫太子太保都察院右都御史吏部左侍郎孫公行狀〉，《青箱堂文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卷8，頁36-40。

³ 〈弁言〉：「順治癸己（案順治十年），余以兩疏乞骸，閉門於城南之老屋。次年甲午，適有所感也，卜築於西山之退谷，讀書鳴湍密樾中。」〔清〕孫承澤：《益智錄》，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119冊（臺南：莊嚴出版社，1996年，影印私藏清康熙刻本），頁1。

⁴ 〈吳仲圭松泉圖弁題〉：「……退谷八十一老人記。家有小室，入冬則居之。」〔清〕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82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卷49，頁29。

⁵ 諾伯舒茲（Christian Norberg-Schulz）著，施植明譯：《場所精神：邁向建築現象學》（武漢：

斷絕他立功揚名的可能。卜築退谷，宣告自此不涉朝堂，轉而經營與園林及其居游空間的人地關係，成為主人消解存在焦慮，構塑自我形象，重新確定人生價值的重要途徑。

其次，憑藉地理位置的優勢，自金元以降，西山美景吸引許多士人慕名而來。金世宗（1161-1189）、章宗（1168-1208）相繼建造的佛寺建築、明朝數位君主親自游賞題字，共同賦與了西山一帶豐厚的人文意涵。退谷雖隱跡於幽深處，卻不是人煙罕至之地，訪者只要有心，其實不難抵達。清初如吳偉業（字駿公，號梅村，1609-1671）、曹溶（字潔躬，號秋岳，1613-1685）、龔鼎孳（字孝升，號芝麓，1615-1673）、朱彝尊（字錫鬯，號竹垞，1629-1709）等人都曾造訪退谷。西山退谷成為彼時士人在京畿之交遊場域，相關詩文呈現了清初易代士人的生存實況、社交網絡、個別和集體之心靈樣貌。

北海引退後，勤於著述，作品涵蓋經、史、子、集，據統計約有四十餘種。⁶其中《春明夢錄餘》與《天府廣記》分別收錄北海親撰之〈退谷小志〉、〈退谷〉。筆者經比對，發現〈退谷小志〉除了多出附記「西山高隱」，其餘內容與〈退谷〉無異。而《春明夢錄餘》與《天府廣記》皆仿地志形式，分類編輯前明京畿史實，前書七十卷，多載先代典制、奏疏，撰成時間應在順治十七年（1660）或稍後。⁷康熙十年（1671）左右，北海以八十高齡又編纂《天府廣記》四十四卷，內容與《春明夢錄餘》有所重疊，但詳略互有出入，故而引發二書是否為同一著作之疑。針對此論，前人曾詳加探析，並主張二者「貌相似而實相異，可以共讀，並存不廢」。⁸

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18-22。

⁶ 據王劍英統計，孫承澤先後著有經部10種、史部18種、子部14種、集部1種，共43種。又程遠芬依據徐世昌《大清畿輔書徵》所整理之孫承澤著述30種，又補訂書中未登者18種，總得48種。〔清〕孫承澤著，王劍英點校：《春明夢錄餘》（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2。程遠芬：〈《大清畿輔書徵》著錄孫承澤著述訂補〉，《澳門文獻信息學刊》2016年第1期，頁87-94。

⁷ 《庚子銷夏記》：「庚子四月之朔……重訂所著《夢餘錄》、《人物志》諸書。」〔清〕孫承澤：《庚子銷夏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卷1，頁17。

⁸ 《天府廣記》點校本之〈出版說明〉推斷，「可能與康熙朝的政治形勢有關，《天府廣記》將崇禎朝的事蹟、奏疏和比較礙眼的文字都刪去。」劉仲華也採此說，認為孫承澤晚年確實感受到政治壓力，遂將書名中頗為清廷猜忌的「春明」改換為「天府」。王劍英從編排、內容、性質三方面詳加比較，證明《春明夢錄餘》和《天府廣記》有著明顯差異。〔清〕孫承澤：《天府廣記》（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2。劉仲華：《世變、士風與清代京籍士人學

本文亦持此觀點，然為求篇幅簡潔，凡所提及之退谷相關敘述，二書內容相同，引文以先出之《春明夢餘錄》為是，若內容有所差異，再進一步闡釋之。此外，《春明夢餘錄》版本繁複，除了通行之《古香齋袖珍》刊刻本，還有多種抄本，東海大學圖書館就藏有八本之多。⁹王劍英以乾隆內府原刻本為底本，同時對照光緒南海翻刻本，查對比較，考核勘誤，成《春明夢餘錄》點校本，¹⁰其內容較為周全，是以本文採用之。¹¹《天府廣記》只有鈔本，並無刻本，本文所論以《續修四庫全書》影印遼寧省圖書館藏清抄本為是。¹²

近人對於北海研究著重在其交遊活動與退處生活、書畫收藏鑒賞和書法理論、學術著作及其成就等方面。¹³其中較為重要且與本文相關，如謝正光先生透過清初士人的詩文，考論顧炎武（字寧人，號亭林，1613-1682）與北海、朱彝尊三人在康熙初年所建立之深摯友誼。劉仲華探析北海在易代之際的出處抉擇、閒居之後的學術著述、入清後與遺民、降臣的交遊。¹⁴以上二文抉發清初遺民與貳臣談文研藝的交往實況，詳述北海的處世心態及其學術交遊，關於退谷的地理環境、空間特性，則著墨不多。李永研究北海晚年的著述與書畫玩賞，綜論退谷周遭之環境、景觀，約略點出主人與居所的人地關係。¹⁵可是文中所論，退谷比較像是孫氏著述立言、書畫玩賞的一個空間背景，而不是承載著經驗感受與精神意義的地

術》（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15。〔清〕孫承澤著，王劍英點校：〈前言〉，《春明夢餘錄》，頁3-5。

⁹ 《春明夢餘錄》之版本流傳，見〈前言〉之「關於點校的說明」，頁11-12。謝鶯興：〈東海館藏孫承澤《春明夢餘錄》板本述略〉，《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84期（2008年9月），頁22-51。

¹⁰ 〔清〕孫承澤著，王劍英點校：《春明夢餘錄·前言》，頁12。

¹¹ 〔清〕孫承澤：〈退谷小志〉，《春明夢餘錄·巖麓》，卷68，頁1314-1316。

¹² 〔清〕孫承澤：〈退谷〉，《天府廣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73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影印遼寧省圖書館藏清抄本），卷35，頁162-163。

¹³ 張文：〈清中期以來孫承澤研究的學術考察〉，《唐山師範學院學報》第37卷第4期（2015年7月），頁100-103。

¹⁴ 謝正光：〈清初的遺民與貳臣——顧炎武、孫承澤、朱彝尊交遊考論〉，《清初詩文與士人交遊考》（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331-391。劉仲華：《世變、士風與清代京籍士人學術》，頁1-71。

¹⁵ 李永：〈山居·清侶：清初貳臣孫承澤的晚年著述與書畫玩賞〉，《美術學報》2015年第6期，頁41-47。

方。¹⁶

吳蔚採取文化地理學的角度，審視退谷景觀、地理位置和清初改節士人心態轉變的聯結，與本文意旨較為貼近。¹⁷但文中更側重的是文人心態，作者雖也指出北海以退谷作為隱居地的原由，卻未深入剖析「人借地傳名，地待人以彰」的相互依存關係，亦即北海或清初士人如何藉由西山退谷特殊的空間特性來彰顯自我心境，及其具體的實踐方式，此為其一。其二，文中舉吳偉業、曹溶詮說明清易代「身事二姓」之「兩載人」的痛苦、茫然，以朱彝尊申述清初處士心態的轉變，尚有值得商榷或不足之處。此外，其他與北海往來頻繁的士人題詠，如龔鼎孳、梁清標、李良年（字武曾，號秋錦，1635-1694），亦能呈現西山退谷的特殊空間意涵，但吳文並沒有詳加討論。

在前述研究成果上，本文以文化地理學所闡揚的人地關係（man-land relationship）作為論述進路。從〈退谷小志〉的描述內容看來，北海非但介紹自家園林的地理位置、建築群落與陳設佈置，抑且擴及退谷周遭的自然風光及人文景觀。而來到退谷的友朋，除了描繪北海及其園居，也會書寫走出戶外，與主人共游西山勝景的盛事。基於此，本文所謂之西山退谷，不專指退谷園林本身，同時涵攝其所在的西山一帶，凡士人與其相關之書寫，皆為析論範疇。首先從清初時局與北海引退前的仕宦經歷，抉發一個鮮為人知之退谷命名原委及其隱諱意涵。接著，介紹西山退谷的居游環境與多重景觀，突顯其隱身自然美景、歷史勝蹟之間的獨特地理優勢與所引發之歷史滄桑感。而後再分別闡發退谷對於主人北海與其他士人的特殊意義和重要性，從中詮釋退谷如何由京畿近郊的一隅客觀存在的自然場所，躋身兼具象徵意涵的人文勝境，於歷史舞臺佔有一席之地。這種人地彼此依存，相互創造自我意義的密切關聯，正是西山退谷何以備受矚目，在清初士人筆下經常出現的主要原因。

¹⁶ 人文地理學家認為隨著我們愈來愈認識空間，並賦予它價值，一開始渾沌不分的空間就變成了地方。地方代表一系列文化特徵，不只說明人的住處或家鄉，更能讓人有歸屬感。Tim Cresswell 著，徐苔玲、王志弘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頁16。Mike Crang 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臺北：巨流圖書有限公司，2003年），頁136-137、148。

¹⁷ 吳蔚：〈西山退谷與清初文人心態〉，《北京聯合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17卷第1期（2019年1月），頁63-68。

二、一個有所諱之命名：黨山亭與西山退谷

太行山脈跨越河南、山西、河北，其北端餘脈為太行第八陁，蜿蜒至北京西北郊，層巒疊嶂，強形鉅勢，成為拱護皇都之天然屏障。¹⁸而這一片泛稱西山的青蔥林海，除了具有軍事防衛功能，所擁有爭奇擁翠的秀麗風光也召喚著游者的耳目及情懷，吸引文人雅士經常來此探幽訪勝。¹⁹

北海的退谷就在西山「諸峯層折而東」之泉水源頭最深處，此種夾在兩山之間，「後有高嶺障之」、「當泉之後而有谷」的地理形勢，揭示了郊園與自然環境的緊密關聯，²⁰命名「退谷」看似順理成章。不過，依龔芝麓所云，其中卻蘊藏可堪玩味的意涵：

退谷先生曰：「此幽人泉石譜，非慶曆四君子詩。」余謂不然。趙忠毅公以直道里居，時方鉤黨，乃自顏其園曰：「思黨之亭」，昔之正人君子憂天閔人，退而不失其正，若是乎訟言也……以退翁之道高往哲，毅然退而黨山也，則謂幽人泉石譜即慶曆四君子詩也可。「退谷」者，孫少宰北海

¹⁸ 《述征記》曰：「太行山首始於河內，自河內北至幽州……有八陁……第八軍都陁，在幽州。」《宛署雜記·山川》：「西山，在縣西三十里。舊記，太行山首始河內，北至幽州，第八陁在燕，強形鉅勢，爭奇擁翠，雲從星拱，于皇都之右。」〔晉〕郭緣生《述征記》已佚，佚文引自〔唐〕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卷16，頁444。〔明〕沈榜：《宛署雜記》，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編：《稀見中國地方志彙刊》第1冊（北京：中國書店，1992年，影印明萬曆刻本），卷4，頁27。

¹⁹ 〔明〕李東陽：〈西山十首〉，《懷麓堂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25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卷15，頁4-5。〔明〕文徵明：〈遊西山詩十二首〉，《甫田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27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卷10，頁11-13。〔明〕袁中道：〈西山十記〉，《珂雪齋集》（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535-542。

²⁰ 〈退谷小志〉：「京西之山為太行第八陁，自西南蜿蜒而來，近京列為香山諸峯，乃層層東北轉，至水源頭，一澗最深，退谷在焉。後有高嶺障之……」〈退谷後記〉：「西山之有退谷，自北海先生始也……遊于太行之第八陁而樂之，即都人士所謂西山也。山之諸峯層折而東，兩峯之間源泉出焉，當泉之後有谷焉，先生所命為退谷者。」〔清〕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卷68，頁1314。〔清〕宋徵輿：《林屋文稿》，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15冊（臺南：莊嚴出版社，1997年，影印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九籀樓刻本），卷7，頁7。

先生所自號，卜築西山，得是谷而樂焉，因榜其亭曰：「黨山」，今志止稱退谷，有所諱也。余特為標出，且持高邑之說以廣之。²¹

將上列文字與〈退谷小志〉對讀，北海自述谷中有「小亭翼然，曰退翁亭」，²²說明「退翁亭」可能原題「黨山亭」。再順著芝麓說法，主人榜其亭曰「黨山」，本欲彰顯與晚明東林黨領袖趙南星（1550-1627）起造「思黨亭」的關聯。²³

北海一向對魏忠賢（1568-1627）為首的閹黨不以為然，天啟年間，當各地方官爭相迎合，為魏氏營建生祠，諸生相率拜謁于魏祠之下，他卻獨不往，時人目為東林秀才。²⁴入清後，北海於順治十五年（1658）完成《畿輔人物志》。該書收錄洪武至崇禎間，一百三十位北直隸鄉賢，²⁵同時詳敘反對閹宦之士的事跡，褒貶用意甚明。康熙十四年（1675），北海於臨終前一年撰成《益智錄》，其中推崇晚明依附東林的士人，²⁶又特別為趙南星立傳。²⁷此外，他還記錄京師首善書院之

²¹ [清]龔鼎孳：〈書退谷小志〉，《定山堂文集》，收入[清]龔鼎孳著，孫克強、裴喆編輯校點：《龔鼎孳全集》第3冊（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卷15，頁1853。

²² [清]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卷68，頁1314。

²³ 明萬曆二十一年，東林黨首領趙南星遭控專權結黨而貶斥為民。返回故里東邑後，趙氏開居芳茹園，將園中所構之亭名曰「思黨亭」，並撰〈思黨亭記〉，一方面申述自己直言上疏，遭誣結黨營私之遭遇。另一方面援引孔子之說，力陳結黨之益，且公開昭示己志，將東林諸君子姓名刻於亭內。[明]趙南星：〈思黨亭記〉，《趙忠毅公文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68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影印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一年范景文等刻本），卷12，頁47-50。

²⁴ [清]王崇簡：〈光祿大夫太子太保都察院右都御史吏部左侍郎孫公行狀〉，《青箱堂文集》，卷8，頁38。

²⁵ 成克鞏〈畿輔人物志序〉：「孫公綴而論次之，上自開國迄於啟、禎，得一百二十人，人自為傳，共二十卷。」然校之目錄，依序為，卷一：4人、卷二：7人、卷三：5人、卷四：6人、卷五：6人、卷六：12人、卷七：6人、卷八：10人、卷九：6人、卷十：8人、卷十一：4人、卷十二：4人、卷十三：4人、卷十四：8人、卷十五：5人、卷十六：9人、卷十七：5人、卷十八：5人、卷十九：13人、卷二十：3人，合計應有一百三十人。[清]孫承澤：〈成序四〉、〈目錄〉，《畿輔人物志》，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119冊（臺南：莊嚴出版社，1997年，影印山東省圖書館藏清初刻本），頁1-4。

²⁶ 劉仲華：《世變、士風與清代京籍士人學術》，頁18、19。

²⁷ [清]孫承澤：《益智錄》，卷18，頁1-3。

興建禁毀始末，²⁸撰寫〈首善書院考〉、〈書院考跋〉。²⁹

既是如此，園主由紙上文字擴及實際空間，通過亭名來向前賢致意，表明自我的認同傾向，又何須「有所諱」？據載，北海編寫相關論著，行事一向低調，只在熟識可靠的友人圈中秘傳。談遷（1594-1658）於順治十一年二月經由曹溶借到北海《崇禎事蹟》，曰：「侍郎輯崇禎事若干卷，不輕示人。又著《春明夢餘錄》若干卷，並秘之。」³⁰這麼謹慎，除卻清廷對於前明人事仍存有顧忌，尚牽涉順治朝波譎雲詭的政局。

順治八年（1651），世祖親政後開始重用洪承疇（1593-1665）等南方漢官進行吏治改革，³¹企圖以此來抗衡、甚至抑制宗室貴族勢力，確立皇權獨尊地位。³²由此，自晚明以來的南北黨爭愈演愈烈，滿漢官員的矛盾與爭執益加白熱化，加上世祖常在政事上與議政王大臣相互角力，³³更形成錯綜複雜、動盪不安之形勢。而北海於順治八年三月由兵部右侍郎，調為吏部右侍郎，仍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豈料九年四月，忽遭都察院疏糾，「兩耳失聰，請敕部革退，因解侍郎任。」一個月後世祖認為北海無罪，不應革退，命如舊供職，八月，又將之轉左侍郎，後又兩次恩詔，官至太子太保，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即便如此，他在十年正月便上疏引疾乞休，「上以其年力未衰，不許。」³⁴北海被參、革退，又恢復原職，正涉及

²⁸ 《春明夢餘錄》與《天府廣記》均有記載，但前者內容略詳於後者。〔清〕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卷 56，頁 1135。〔清〕孫承澤：《天府廣記》，卷 3，頁 566-567。

²⁹ 二文見〔清〕唐執玉、李衛等監修，田易等纂：《畿輔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 50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卷 111，頁 14-15、卷 112，頁 19-21。

³⁰ 談遷另云：「太史（案吳偉業）同年侍郎孫北海承澤撰《四朝人物傳》，其帙繁，祕甚。太史懇年餘，始借若干首，戒勿泄。特示余曰，『君第錄之，願勿著其姓氏於人也。』」（清）談遷：〈紀郵上〉、〈紀郵下〉，《北游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頁 55、117。

³¹ 魏斐德著，陳蘇鎮、薄小瑩等譯：《洪業——清朝開國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 年），頁 690-693。

³² 同前註，頁 704-707。

³³ 參見馬子木：〈陳名夏傳〉，《清代大學士傳稿（1636-1795）》（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13 年），頁 104。王于飛：〈陳名夏之死與順治改制內幕〉，《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總 25 卷第 7 期（2004 年 7 月），頁 458-463。陳健：〈謫議清初名臣寧完我的官場人生：兼論南黨領袖陳名夏之死〉，《文化學刊》2014 年第 2 期，頁 171-176。

³⁴ 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貳臣傳乙》，卷 79，頁 6598。

滿漢朝臣間的權力爭奪，同時暗藏順治帝與滿州親貴、議政王大臣之衝突。³⁵

尤其他與南黨首領陳名夏（1601-1654）私交甚篤，來往密切，³⁶故乞休不允後，隨即題奏保舉陳氏補吏部尚書員缺，卻被世祖認為此舉有圖謀私利之嫌，以下官（侍郎）推薦上官（閣臣），有乖大體，責令回奏。北海「戰慄引罪，自陳愚昧，乞恩寬宥」，於十年三月再次稱疾乞休，並於獲准。³⁷

此後，政治風暴持續延燒擴大，先在五月發生任珍案，陳名夏被罷吏部尚書。³⁸接著，隔年三月，大學士寧完我（1593-1665）劾奏名夏：「懷姦結黨，陰謀潛移，禍關宗社。」³⁹讞成，陳氏論斬。世祖以其久任近密，改處絞刑，家產籍沒，兒子杖徙盛京。⁴⁰北海因此遭受牽連，被御史楊義（?-1662）奏曰：「素附陳名夏，表裏為奸，積年罪狀可據。」⁴¹他上書剖述心跡，表明自己退居一年有餘，讀書省過，杜門不出，楊義所糾諸款都是傾陷無辜。⁴²最後，部議應休致，並永不起用。

相較於陳名夏的際遇，北海能夠全身而退，乃至善終，是幸運，也是不幸。

³⁵ 王于飛：〈陳名夏之死與順治改制內幕〉，頁 458-460。

³⁶ 〈孫北海惠藥〉：「良藥唯良友，秋清惠我深。」〈與北海少宰〉：「年來同好，惟我兩人此心無間。」〔清〕陳名夏：《石雲居詩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15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影印清順治刻本），卷 1，頁 22-23。〔清〕陳名夏：《石雲居文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1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影印清順治刻本），卷 15，頁 46。

³⁷ 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貳臣傳乙》，卷 79，頁 6597、6614。

³⁸ 馬子木：〈陳名夏傳〉，《清代大學士傳稿（1636-1795）》，頁 106。魏斐德著，陳蘇鎮、薄小瑩等譯：《洪業——清朝開國史》，頁 727-732。

³⁹ 「順治十一年三月」，〔清〕勒德洪等纂修：《清實錄·世祖章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卷 82，頁 642-2、643-1。陳健：〈謫議清初名臣寧完我的官場人生：兼論南黨領袖陳名夏之死〉，頁 171-176。

⁴⁰ 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貳臣傳乙》，卷 79，頁 6616。馬子木：《清代大學士傳稿（1636-1795）》，頁 106-108。

⁴¹ 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貳臣傳乙》，卷 79，頁 6598。

⁴² 孫承澤〈奏為剖明心迹請敕部詳察楊義所參諸款本〉：「讀書省過，杜門不出，臺臣猶誣為黨。臣尚不黨于居肩官之時，豈反黨于退休之日？此臣不能不辯明也。……臣原籍順天，自少至老，皆住京師，臺臣乃謂臣為盤踞，臣將于原籍之外更居何地？……總之，臣孤蹤獨立，執持太過，為人所忌，故雖退處，猶傾陷及之，此難逃聖明洞鑒者。」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 13 輯（北京：中華書局，1978 年），頁 243-244。

雖然逃過生死劫，但在接下來的人生歲月，他必須持續獲得清廷信任，否則極可能禍端再起，故隱去「黨山」亭名，以免引發退居閉門仍思結黨的臆測。同樣地，北海寧把作品題為《幽人隱士譜》，而不以范仲淹(989-1052)、歐陽修(1007-1072)等改革時政的慶曆黨人自居，其原由或也緣於此。

龔芝麓之說展現了北海命名退谷的動態性思索，此後，眾人對於「退谷」之命名由來及其寓意多淡化其政治意涵，而趨於一致，偏向以下詮說：

先生所命為退谷者也，藏高于深，谷之位也，得中而止，谷之德也。源泉之支，一當谷而伏流，一經谷而漫流。伏以致遠，漫以致溉，皆則於谷以效功者也……至於雲烟之出沒，風雨之飄舞，日之曛曛，月之輝輝，庶草芳華之色，流水喬木之聲，日夜代生于前，皆谷之所有而不居者也。夫先生既以退自名，而太行之谷復以其德應之，先生其獲志于退也。⁴³

《易》曰亢之為言，知進而不知退。今谷以退名，吾知居是谷者其免於亢之悔矣。嗚呼，此先生所以遠也。⁴⁴

第一段文字，宋徵輿(1617-1667)看似根據「藏高于深」之地理環境，敘述谷中源泉支流，兼具供水、灌溉的功能斐然，同時勾勒山谷裡變幻繽紛，絢麗悅耳之自然風光，實際上，已把對客觀環境的摹寫置換為對主人心志之表彰。美景日夜代生，源泉川流不息的物理現象，一變成為太行之谷「得中而止」、「有而不居」之德，此正呼應「以退自名」、「獲志於退」的先生本意。也就是說，「命為退谷」蘊涵著北海曾經身處朝堂，但不居功，退而止的人生抉擇與心志所向。

這種退而不自居的出處取捨，於第二則引文得到進一步闡釋。金之俊(1593-1670)取《周易·乾卦·文言》，強調北海選擇「居是谷者」，乃是深諳「亢龍有悔」，物極必反之理，內蘊「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的處世智慧。⁴⁵二位士人不約而同，藉由解說「退谷」之名，稱揚園主辭官，高臥不起的心志。

⁴³ [清]宋徵輿：〈退谷後記〉，《林屋文稿》，卷7，頁7-8。

⁴⁴ [清]金之俊：〈書退谷志後〉，《金文通公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影印清康熙二十五年懷天堂刻本），卷10，頁24。

⁴⁵ 《周易·乾卦·文言》：「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疏：《周易正義》，收入《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頁20。

平心而論，倘若北海果真領悟進退存亡之理，第一次請辭未果後，就不會繼續涉足政事，向朝廷薦舉陳名夏，導致觸犯順治帝最在意的漢官結黨，⁴⁶給予御史糾參的有力憑據。「得中而止」、「有而不居」，或已夾雜了旁人對園主的想像溢美之語。不過，若對照北海於《益智錄·弁言》所云：「入世、出世有智存焉，平居而不忘敬脩，變故而不失靜正」，他確實又懷有知進退，不失其正的心志與智慧。

命名作為一種言說方式，蘊含宣示主權與意義貞定等效用，北海刻意與塵俗保持隔絕，並淡化居所的政治色彩，在在反映了他面對清初世局的自處之道，以及何以選擇在西山退谷閉門幽居。

三、非朝非市·滄桑如夢：西山退谷的居游環境與人文景觀

（一）非朝非市非沈淪：閒居於「西山積雪」之勝景中

自金代以來，從城內遠眺西郊千峰積雪，即為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⁴⁷文人騷客多競相吟詠。明初王絨（1362-1416）描繪《北京八景圖》，胡廣（1370-1418）於永樂十二年（1414）十一月作〈北京八景圖詩序〉，連同金幼孜（1368-1432）、楊榮（1371-1440）等十三位文臣，共同創作八景詩，得一百餘首。⁴⁸他們著力捕捉「海上雲收旭景新，連峰積雪淨如銀」、⁴⁹「西山日上雪初晴，素壁銀屏萬疊明」、⁵⁰「千林皓影粲瓊樹，萬壑晴光凌碧霄」⁵¹之迷人風光。或許就為此難得一見的奇

⁴⁶ 順治帝親政兩個月後便頒布詔諭，決心肅清朝臣勾結與官場腐敗。「順治十年二月十二日」：「上幸內院，覽諸奏章，及萬曆時史書，畢延及吏部侍郎孫承澤所奏事。諭大學士洪承疇、范文程、額色黑、甯完我、陳名夏等曰：『六部大臣，互相結黨，殊不合理，祇宜為君為國，秉忠持義，善善惡惡為是。』」〔清〕勒德洪等纂修：《清實錄·世祖章皇帝實錄》，卷 72，頁 571-1、571-2。

⁴⁷ 燕京八景分別是居庸疊翠、玉泉垂虹、太液秋風、瓊島春陰、薊門飛（烟）雨、西山積雪、盧溝曉月、金臺夕照，其說起於金章宗《明昌遺事》。〔清〕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卷 65，頁 1251。

⁴⁸ 〔明〕胡廣：〈北京八景圖詩序〉，《胡文穆公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28 冊（臺南：莊嚴出版社，1997 年，影印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十五年刻本），卷 12，頁 53-54。

⁴⁹ 〔明〕金幼孜：〈北京八景·西山霽雪〉，《金文靖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24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卷 4，頁 16。

⁵⁰ 〔明〕楊榮：〈京師八景·西山霽雪〉，《文敏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240

觀，園主在此擇地建屋，並於入冬居之，隔年春天返回城南住所。

擁有名聞遐邇的美景外，依吳偉業〈退谷歌贈同年孫公北海〉所述，西山之地理位置非常符合北海理想的幽居特性：

逆旅逢孫登，自稱北海翁，攜手共上徐無峰。仰天四顧指而笑，此下即是宜春宮。若教天子廣苑囿，吾地應入甘泉中。丈夫蹤跡貴狡獪，何必萬里游崆峒？君不見抱石沉、焚山死，被髮佯狂棄妻子；匡廬峰、成都市，欲逃名姓竟誰是？少微無光客星暗，四皓衣冠只如此。使我山不得高，水不得深，鳥不得飛，魚不得沉。武陵洞口聞野哭，蕭斧斫盡桃花林。仙人得道古來宅，劫火到處相追尋。不如三輔內，此地依青門，非朝非市非沉淪。

52

順治十年（1653）秋天，梅村接到徵辟詔書，九月攜家人取道運河入京。⁵³他與北海本為舊識，二人在崇禎四年（1631）同時考取進士，是以透過詩作向老友悲歎自己窘迫，希望像巢父、許由、赤松子等隱士高臥卻不可得，⁵⁴前揭文乃是化身魏晉隱士孫登的北海對梅村之勸慰及開解。

遭遇政權嬗遞，世局瞬息幻變，退谷主人在詩中明確表示自己「蹤跡狡獪」的回應之道。第一、他以史為鑑，細數如屈原、介之推與箕子等忠臣罹難下場。至於遁隱山林像匡俗、莊遵，⁵⁵也難以如意自足，因為連隱遁深山的四皓也必須暫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卷6，頁17。

⁵¹ [明]胡廣：〈北京八詠和鄒侍講韻·西山霽雪〉，《胡文穆公文集》，卷8，頁7。

⁵² [清]吳偉業著，李學穎集評標校：〈退谷歌贈同年孫公北海〉，《吳梅村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頁301。

⁵³ 馮其庸、葉君遠：《吳梅村年譜》（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7年），頁213、214。

⁵⁴ 〈退谷歌贈同年孫公北海〉：「我家乃在莫釐之下，具區之東，洞庭煙鬢七十二，天際杳杳聞霜鐘。豈無巢居子，長嘯呼赤松，後來高臥不可得，無乃此世非洪濛。元氣茫茫鬼神鑿，黃、虞既沒巢、由窮。」[清]吳偉業著，李學穎集評標校：《吳梅村全集》，頁301。

⁵⁵ 匡廬即廬山，相傳殷周之際有匡俗結廬潛居於此。莊遵，字君平，《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眾人……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南朝宋]釋慧遠：《廬山記略》，收入《叢書集成新編·史地》第90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頁1。[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卷72，頁3056。

違心志，入朝輔佐太子劉盈。⁵⁶於此，北海彷彿委婉指控二人遭受身不由己的對待，他盡心輔佐新朝，卻被迫閉門自省。相反地，梅村只願高臥，在有司敦迫與雙親懼禍下，不得不入京就職。⁵⁷這種「使我山不得高，水不得深，鳥不得飛，魚不得沉」的進退失據，道盡清初易代士人的共同處境與莫大苦痛。

第二，北海採取先抑後揚的言說策略，直接為梅村勾陳世間「武陵洞口聞野哭，蕭斧斫盡桃花林。仙人得道古來宅，劫火到處相追尋」的絕望境況，逼其認清世間已無桃源可安居的事實。既是如此，與其遠遁他方，倒不如就近尋找樂土，「退谷」在京畿之中，又與朝堂、都城相隔一段距離，正具備了不即不離的地理優勢。

米歇·傅柯 (Michel Foucault, 1926-1984) 將人類所處的空間分為「生活空間」和「差異地點」(heterotopia, 或譯為異質空間) 兩種類型。前者是社會的基礎，由社會關係所描繪。後者是人們依照理想所刻意建構出來的空間，相對於「生活空間」而存在，並用來對抗生活空間，有異於虛構、不存在的烏托邦 (utopia)。⁵⁸對北海而言，西山退谷是他對抗世俗「生活空間」的「差異地點」。這個「非朝非市」的地點(空間)，一方面預設了開關系統，主人可以作主，居於京師要地，與朝政是非、喧囂塵市保持適當距離；進入園林後，轉入與外部空間全然無關的內在生活經營與自我追尋，⁵⁹從而塑造理想主體形象來和生活空間的價值相抗衡，支持園主實踐身處「非朝非市」之地，亦「非沈淪」的堅定宣言。

另一方面，由於退谷離京城不遠，四季風光各有特色，朝中人在游賞之餘，隨時可輕易探知北海的日常活動。與這些人維繫尋常的往來互動，表面上被收編、監控，實已創構一方徜徉自在的逍遙境地，充分展示主人形蹤如何狡獪，及採取狡獪形蹤突圍後所擁有之可貴自由。

⁵⁶ [漢] 司馬遷：〈留侯世家〉，《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卷55，頁2483-2485。

⁵⁷ 馮其庸、葉君遠：《吳梅村年譜》，頁214。

⁵⁸ Michel Foucault 著，陳志梧譯：〈不同空間的正文與上下文(脈絡)〉，收入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臺北：明文書局，1993年)，頁399-409。

⁵⁹ 曹淑娟：〈江南鏡物與壺中天地——白居易履道園的收藏美學〉，《臺大中文學報》第35期(2011年12月)，頁34。

(二) 愴恍如夢：與古剎名寺為鄰

在〈退谷小志〉中，園主除了介紹退谷周遭的地理形勢與自然景色，對於住所前後四方之古剎名寺多詳加說明，茲梳理如下：

谷之前：臥佛寺及黑門諸剎環蔽，岡阜迴合，竹樹深蔚，幽人之宮也。

谷之東：隆教寺，寺前（門）舊在退谷上，移置石門之東，供大士像，歲久漶漫，境地深邃，可供趺跏。

谷口外：沿泉東行，皆石壁也。大石一方，上建觀音閣，再東則臥佛寺。

谷西南里許：廣應寺……上建玉皇廟……箕踞其下，看碧雲、香山諸寺……

廣應寺之西為木蘭陀……俯視弘光寺、松盤、香山、來青軒諸勝皆在其下。⁶⁰

上述佛寺大多歷史久遠。臥佛寺興建於唐貞觀二年（628），寺內所供之釋迦牟尼臥像，乃元至治元年（1321）治銅 50 萬斤鑄成，據說明英宗、憲宗、武宗、世宗、神宗都曾親自來拜謁臥佛。⁶¹座落在谷前的臥佛寺及黑門諸剎，無疑是退谷隔絕俗塵的掩蔽屏障。

退谷之東的隆教寺，由僧吉岩興造於明洪武初，成化年間擴舊庵，憲宗御賜寺名，二十二年（1486）重建，大學士萬安（1419-1489）親撰碑文。⁶²至於西南方的廣應寺，從寺內鐵鑪、磬、鐘推測，至少在成化二十一年（1485）已經存在。玉皇廟則有二塊明碑，分別立於萬曆四十八年（1620）與天啓元年（1621）。⁶³

與這麼多古剎佛寺為鄰，對於主人的意義，當從二方面觀察之。首先，北海

⁶⁰ [清]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卷 68，頁 1314-1315。

⁶¹ 洪燭：《老北京人文地圖》（北京：新華出版社，2010 年），頁 124、126。

⁶² 《欽定日下舊聞考·郊坰》：「隆教寺在觀音閣西半里許，明碑二一敕諭碑，成化六年立……『隆教寺重建碑』大學士眉山萬安撰，成化二十二年立，畧云成化庚子（案十六年），香山之原廓舊庵作寺，賜名隆教。」[清]于敏中、英廉等奉敕編纂：《欽定日下舊聞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 49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卷 102，頁 2。

⁶³ 《欽定日下舊聞考·郊坰》：「廣應寺，鐵鑪一，明成化乙巳年（案成化二十一年）造。磬一，正德丁丑年（案正德十二年）造。鐘一，弘治十二年造。」、「玉皇廟，明碑二，一為中書舍人袁志學撰，天啓元年立。一為本廟住持全真龔大川勒記於井旁石崖上，後有萬曆四十八年等字。」同前註，卷 102，頁 6、7。

刻意以此來賦予退谷的空間屬性，從而營造自己之居處狀態：

谷口甚狹，喬木蔭之，有碣，曰：退谷。谷中小亭翼然，曰退翁亭，亭前水可流觴。東上，則石門巍然，曰：煙霞窟。入則平臺南望，萬木森森，小房數楹，則為退翁書屋，一榻，一爐，一瘦樽，書數十卷，蕭然行腳也。

64

退谷內部相當樸實無華，沒有一般園林之臺榭樓閣，或精細構造，扼要以碣石標示園名，小亭依水而存，石門、平臺約莫是就地取材，並依循自然地形而起，僅有的建築也只是「小屋數楹」。主要書屋物質設備亦極簡單，床榻、爐具供起居實用，均以「一」為單位，代表專為主人獨處空間，而有瘦瘠的木雕酒杯、書籍數十卷則分別透露著屋主的風雅品味。

此處，北海摘取東坡〈次韻子由所居六詠〉其四：「蕭然行腳僧，一身寄天涯。」⁶⁵作為註解。退谷如同臥佛寺、隆教寺、廣應寺，是他由冬入春，暫時掛單之簡雅寓所，提供了足以脫離塵俗，致力構塑自我，磨礪身心的世間道場。

再者，古剎名寺讓退谷周遭景象沾染了歷史痕跡，北海親歷天崩地坼的鼎革鉅變，往來於山林、古剎、遺碑之間，極易被觸動世事如夢的滄桑感懷：

谷西南里許為廣應寺，寺有白松如雪，門外深澗，石橋橫之。橋旁喬松數十株，箕踞其下，看碧雲、香山諸寺，丹甍碧瓦如蜃樓，如絳闕，又愴恍如夢際。⁶⁶

臥佛寺、碧雲寺與香山寺，均為萬曆年間西山佛剎的代表。臥佛寺再過去二里的碧雲寺，「建於元耶律阿利吉，正德中，內監于經拓之為寺。」⁶⁷此寺金碧鮮妍，其中有萬曆帝御題水天一色。⁶⁸香山寺，建於金大定中，明正統間內侍范宏重建。

⁶⁴ [清]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卷 68，頁 1314。

⁶⁵ [宋]蘇軾著，[清]王文誥輯註，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第 7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卷 40，頁 2208。

⁶⁶ [清]孫承澤：〈退谷小志〉，《春明夢餘錄》，卷 68，頁 1315。

⁶⁷ [清]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卷 66，頁 1275。

⁶⁸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山川典·西山部彙考》：「聚寶山在玉泉山西南行數里，度

世宗至此游賞，讚曰：西山一帶，香山獨有翠色。寺旁正是北海從廣應寺俯視所見之來青軒，而「來青」二字則為萬曆帝御題。

從臥佛寺到香山寺，滿是故明君王身影，前朝遺事與過往心緒。當北海穿梭其間，或俯視，或遠眺，眼前所見在碧瓦朱甍之間，又閃耀著迷離的虛縹記憶。宛若大多數遭逢鼎革的清初士人，總會不自禁地徘徊在今昔對比，亦真似幻，反覆發出滄桑如夢之惆恍喟歎。

四、園主自我形象之建構：從改節貳臣到山林高士、著述醇儒

（一）凝視與進入：創製「西山高隱」系譜

北海退處西山，過著書畫玩賞與寫書立言的生活，他尤其精於品鑒書畫，收藏十分豐富。⁶⁹今人李永以為北海閉門著書立說畢竟枯燥乏味，山中歲月又清苦落寂，是以借助所藏書畫、碑帖來排遣寂寞的時光，並以推崇遺民畫家——趙孟堅（1119-1264）、龔開（1221-1305）、錢選（1239-1299）、鄭思肖（1241-1318）等人的畫，來寄托對故國之眷戀，暫且忘卻自己事仕二朝的負愧。⁷⁰其實，在退谷中賞玩書畫對北海之重要性實不止於此，尚有更深層的意涵。試看〈退谷小志〉所述：

谷之前，為蒔植花竹之圃，中有僧家別院，養牡丹數百本，石樓孤峙，面面皆花。北望退谷，掩映翠樾中，如懸董巨妙畫在閣之壁。⁷¹

董源是五代南唐畫家，擅長描繪江南山水。巨然（生卒年不詳），師法董源，亦以山水畫見長，後世多將二人合稱「董巨」。北海把綠蔭掩映的退谷比喻為董、巨二

兩石橋，循溪轉至臥佛寺，復二里為碧雲寺。金碧鮮妍，宛一天界。巖下一泉汨汨……泉傍一柳有大瘿，人呼癭柳。柳左堂三楹，萬曆御題『水天一色』。」〔清〕陳夢雷纂輯，蔣廷錫等奉敕編：《欽定古今圖書集成》（臺北：鼎文書局，1977年），卷10，頁99。

⁶⁹ 〔清〕孫承澤：《庚子銷夏記》，第1卷至第3卷為他所收藏的書畫，第4卷至第7卷是他所收藏的碑帖，第8卷為其所寓目過的他人收藏書畫。

⁷⁰ 李永：〈山居·清侶：清初貳臣孫承澤的晚年著述與書畫玩賞〉，頁45-46。

⁷¹ 〔清〕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卷68，頁1315。

人所繪之巨幅山水。如果說退谷宛若鑲嵌在山水間的一座幽人之宮，⁷²主人自然身在畫中。那麼當他賞觀諸畫，何嘗不是凝視（gaze）隱於退谷的自己，觀畫者與畫中人身影儼然疊而為一，成為視覺焦點：

高山峨峨，飛泉奔落古松之間。一人策杖，神韻幽閑，隨鶴而行，有亭古樸，宛在山隈，令人直欲置身其中也。⁷³

今覽此畫孤亭木末，平楚蒼然，遙艇小橋，時自映帶，若深若淺，或晦或明，幾欲置身此間。⁷⁴

其畫遠山近水，秀色欲滴，坡陀之上，密樹陰陰。一人閑坐小艇弄笛，意甚適也。人生至此，世間尚有何名利可言？⁷⁵

芭蕉一林，青苔滿地，一人執卷偃卧其下，對之真可令人忘世。⁷⁶

退谷岡阜迴合，竹樹深蔚，眾人之畫是高山峨峨，密樹陰陰。退谷有小亭翼然，畫中也有亭古樸、亭秀孤立。所謂「直欲置身其中」、「幾欲置身此間」說明觀者已經將自己投入其中，那位在山水之間或策杖隨鶴而行，神韻幽閑，或閑坐小艇弄笛，意態適然，或偃臥芭蕉林下，忘卻世情，何嘗不是北海所嚮往，想要成為忘卻世間名利的人物形象。換言之，北海賞玩書畫，將自己的收藏編寫成書，不僅是個人興趣使然，也不只為了排遣山居孤寂與失節創痛。他同時借助退谷這個「非朝非市」的異質空間進行自我轉化，想像且塑造一個不慕名利的山林高士，坐實自己「非沈淪」的幽居生活。這從北海把「逃禪老人」楊無咎（1097-1171）、趙孟堅、王冕（?-1171）、吳鎮（1280-1354）等四位宋元奇特高士，和自己合稱「歲寒五友」，⁷⁷亦可看出他主動解構自我，重塑形象的用意與經營。

如前所述，西山擁有霽雪皚皚之自然勝景，古寺、遺跡時而可見。然而，北海仍嫌不足，另外發揚西山的隱逸傳統，察考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典範：

⁷² 〈退谷小志〉：「退谷……岡阜迴合，竹樹深蔚，幽人之宮也。」〔清〕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卷 68，頁 1314。

⁷³ 〔清〕孫承澤：《庚子銷夏記》，卷 3，「石田松鶴高士圖」，頁 67。

⁷⁴ 同前註，卷 3，「郭熙樹色平遠圖」，頁 52。

⁷⁵ 同前註，「石田江皋寄傲圖」，頁 68。

⁷⁶ 同前註，「石田蕉林圖」，頁 68。

⁷⁷ 〔清〕卞永譽：〈吳仲圭松泉圖弁題〉，《式古堂書畫彙考》，卷 49，頁 29-30。

按漢王氏有五侯，乃譚、商、立、根、逢時也。五侯中，王譚實為貞臣。譚雖封侯，而不肯事鳳。《水經注》：王譚不同王莽之政，子興生五子，並避時亂，隱居涿郡西山。光武即位，封為五侯：元才北平侯、益才安喜侯、顯才蒲陰侯、仲才新市侯，季才為唐侯。所謂中山之五王也。此五侯以貞節封、比前之五侯，清濁不同矣。本傳：譚倨不肯事鳳，不輔政而薨。子仁嗣。仁素剛正，莽內憚之，令人奏就國，後遣使迫守，令自殺，是不同王莽之政者。譚之後，又有子仁，所云興者，豈即仁之弟耶？因兄死而相率避亂，正相因也。惟仁受王莽之誅，而後光武義而封其後。然則譚抗王鳳，仁抗王莽，興子五人並能沉冥高隱，居西山，則西山以五王重矣。此山苦無古蹟，有如此懿美之蹟，而志不知載，惜矣。⁷⁸

〈退谷小志〉文末附記「西山高隱」，只出現在《春明夢餘錄》，《天府廣記》則予以刪除。〈西山高隱〉並非北海所撰，其中大部分內容節錄袁中道〈西山遊後記〉，⁷⁹但他卻特意更動文章標題，由「帝王廟」改為「西山高隱」。

西漢成帝時，外戚王氏專權。皇太后王政君之兄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秉政。其餘兄弟，王譚、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時共封列侯，世稱「一門五侯」。王譚薨後，其子仁嗣侯，此時王莽已逐漸掌握朝政。《漢書》云，王莽懼憚王仁性格剛直，遂指使大臣捏造罪名，奏請遣之回封地。平帝成始三年，王莽更以太皇太后的名義頒詔書，派使節監督，強迫王仁自殺。⁸⁰

據載，王譚另有王去疾、王閎、王向三子，⁸¹並沒有王興。因此小修才會產生

⁷⁸ [清]孫承澤：〈西山高隱〉，《春明夢餘錄》，卷 68，頁 1316。

⁷⁹ 《春明夢餘錄》摘錄不少袁中道之作，如〈巖麓·中峯〉條下錄〈游西山十記〉之記六、記七。〈巖麓·妙高峯〉條下錄〈西山遊後記·法雲寺〉，而這些作品也收入《天府廣記·巖麓》。至於〈西山高隱〉，北海不但沒有註明作者是袁小修，更改動〈西山遊後記·帝王廟〉之名，很容易被誤解為他的個人創作。[清]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卷 68，頁 1309-1310、1323。[清]孫承澤：《天府廣記》，卷 35，頁 148、151。[明]袁中道：《珂雪齋集》，卷 12、卷 16，頁 538-538、682-683、685-688。

⁸⁰ [漢]班固：《漢書·元后傳》，卷 98，頁 4026-4027。

⁸¹ 《漢書·佞幸傳》：「是時，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哀帝為太子時為庶子得幸……復進其弟閎為中常侍。」《後漢書·隗囂公孫述列傳》：「安定大尹王向，莽從弟平阿侯譚之子也。」[漢]班固：《漢書》，卷 93，頁 3738。[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卷 13，頁 519。

「所云興者，豈即仁之弟耶」的疑問。即便如此，小修還是採信《水經注》之說，「昔北平侯王譚，不從王莽之政，子興生五子，竝避時亂，隱居此山，故其舊居，世以爲五大夫城，即此。」⁸²北海附和小修推斷，然而，值得注意的是：

其一、王譚抗王鳳，不輔政而薨；王仁抗王莽，被迫自殺，小修由此塑立二人剛正不阿的貞臣形象。但王譚之所以我行我素，除了其性格倨傲外，其實也和這位異母兄長對他的態度有關。當王鳳臥病，成帝數次問之能否重用王譚，王鳳否決之餘，又力保御史大夫王音。後來王鳳病危，再上疏推薦王音接替自己職務，重申王譚等五人必不可用，成帝最後也採納其言。⁸³不只是王譚，連王商等人也無法得到兄長青睞。五侯違逆王鳳，另涉及兄弟之間的情感糾結與權勢角力，未必是忠於君王朝廷。

其二、小修指出王興選擇與兄長不同之避亂方式，偕五子遁身遠跡，故以此推衍中山五王與前五侯，「清濁不同」，取徑有別。從「王譚實為貞臣」、後五侯「以貞節封」等評述看來，小修應該肯定抵抗、隱居這二種處世抉擇殊途同歸。再比對《水經注》所載，並沒有說明光武帝封王興五子元才等人為五侯的原因。⁸⁴小修增補「仁受王莽之誅，而後光武義而封其後」、「五侯以貞節封」等個人論斷，當是刻意假帝王之舉，突顯且表彰王興父子避時亂，隱居西山的事跡，以「譚之一門，父子祖孫，忠貞大節，不亦卓然名臣也哉」的史實，來替自己倡議帝王廟除列五帝、三王、列代賢聖儒先之像外，亦可將西山五王入祠的論述舉證。⁸⁵

其三、北海自述西山苦無古跡，「有如此懿美之蹟，而志不知戴，惜矣。」又云退谷外「一帶古墻，疑即五王城也」。⁸⁶他之所以採信小修的評述與推斷，除了掘發不為人知的西山古跡，同時藉以強調隱於此地的懿美之德。這由北海改動小修原文標題，特意拈出「高隱」二字便可窺知。特別的是，當他指明中山五城

⁸² [北魏]酈道元著，陳橋驛點校：《水經注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卷11，頁279。

⁸³ [漢]班固：《漢書·元后傳》，卷98，頁4024。

⁸⁴ 《水經注·易水》：「五公，即王興之五子也。光武即帝位，封為五侯：元才北平侯，益才安憲侯，顯才蒲陰侯，仲才新市侯，秀才為唐侯。所謂中山五王也。」[北魏]酈道元著，陳橋驛點校：《水經注校證》，卷11，頁279。

⁸⁵ [明]袁中道：〈西山遊後記·帝王廟〉，《珂雪齋集》，卷16，頁683。

⁸⁶ 《益智錄·中山五王》：「今京西之山乃中條之支幹也，考一古之高隱者不可得。公安袁小脩以為中山王（案，王應該五之誤）王避王莽即其處。余居退谷，建退亭，上闢烟霞窟，其外一帶古墻，疑是五王城也，擬為祠以祀之。」[清]孫承澤：《益智錄》，卷2，頁21。

的地理位置，連帶也把毗連而居的退谷置入西山高隱的古跡視域中。於是，對於園主來說，掘發、建構西山高隱系譜，一方面補充志所不知載之懿美傳統，使得同樣居於西山退谷，身在林泉的自己順理成章承繼並進入高隱忠義之林。另一方面也像在迂迴聲明，無論公開挺身抵抗，或與塵俗保持隔絕，都如王譚祖孫三代，同屬於忠貞名臣的行為。

康熙十五年，北海卒於家中，歿前一日，賦詩曰：「進退死生兩大事，孤心留取照幽墟」。⁸⁷顯示清初社會輿論再怎麼基於事功和社會實效的考量，寬容仕清明臣，⁸⁸園主依然掛心，先後降於大順、清廷的出處選擇影響自己此生／後世聲名。因此，當他確認自己在功業上不可能再有建樹，便試圖淡化、塗改身仕三朝的過往，希望以居於西山的高士形象，展示在世人面前，同時製作流傳於後之歷史聲名。

（二）即地實勘與編織自我：天留著述身

從致仕到去世，北海退處二十餘年間，雖然每年居留退谷時間不長，書屋空間有限，藏書或許不多，似無法作為主要著述之所。然而，他在退谷「林間書著名山業」、⁸⁹「著書高臥青霞宅」、⁹⁰「掩關著述開鴻濛」、⁹¹「不窮愁而著書」、⁹²「仰屋梁而著書不休」⁹³的身影總見於清初士人敘述，成為時人共感的集體記憶。

⁸⁷ 〈行狀〉：「歿前一日，沐浴更衣，賦詩有云：『進退死生兩大事，孤心留取照幽墟』。嗚呼！此亦足以見公志矣。」〔清〕王崇簡：《青箱堂文集》，卷 8，頁 39。

⁸⁸ 據學者研究，清初輿論對於在改善民生、恢復社會秩序、維護華夏文化等方面有所貢獻的明降臣，普遍採取較為寬容的態度。陳永明：〈降清明臣與清初輿論〉，《漢學研究》第 27 卷第 4 期（2009 年 12 月），頁 197-228。

⁸⁹ 〔清〕魏裔介：〈寄魏環極光祿〉，《兼濟堂詩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5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影印清康熙三十九年刻本），卷 7，頁 7。

⁹⁰ 〔清〕龔鼎孳：〈春夕行飲孫少宰北海齋中同秋岳賦〉，《定山堂詩集》，卷 4，收入〔清〕龔鼎孳著，孫克強、裴喆編輯校點：《龔鼎孳全集》第 1 冊，頁 108。

⁹¹ 〔清〕高士奇：〈退谷歌〉，《城北集》，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 7 輯第 26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年，影印清康熙刻本），卷 5，頁 6。

⁹² 〔清〕汪琬：〈孫侍郎像贊〉，《鈍翁前後類稿·文稟》，收入汪琬著，李聖華箋校：《汪琬全集箋校》第 2 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 年），頁 856。

⁹³ 〔清〕朱彝尊：〈退谷先生像贊〉，《曝書亭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11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影印民國涵芬樓影印清康熙五十三年刻本），卷 61，頁 3。

⁹⁴之所以如此，應與作者的用心營構有關，北海會明確指明自己在西山退谷從事書寫著述，例如〈畿輔人物志·自序〉：「順治戊戌二月退谷孫承澤書於谷中之烟霞窟」、⁹⁵《益智錄·弁言》：「卜築於西山之退谷，讀書鳴湍密樾中，遇前言往行益人意智者，輒手錄之。」⁹⁶〈吳仲圭松泉圖弁題〉：「家有小室，入冬則居之。其中致楊補之所畫〈竹枝〉，趙子固〈水仙〉，王元章〈梅花三卷〉。繼得吳仲圭〈古松泉石〉小幅……退（谷）道人再記。」⁹⁷

關於北海著作之豐及其內容特色、優劣，已有學者剖析，以為他藉此來寄托興亡滄桑，從而排解人生焦慮，重構自我之生命價值。⁹⁸以下闡說在此基礎上，擬從北海涉及西山退谷居游空間之相關編寫，特別是《春明夢餘錄》、《天府廣記》、《畿輔人物志》等幾本著作，以期補述前人所未明，可再辨析發微的幾個面向。

第一，北海自崇禎十一年起，歷任刑科給事中，戶、工科給事中，刑科都給事中，對國事朝政不僅十分留心，還因為職務之便，勤於輯錄、存抄奏疏。⁹⁹因此，「多取自實錄、邸報，與稗官野史據傳聞而著書者究為不同，故考勝國之軼事者，多取資於是編焉」，¹⁰⁰成為《春明夢餘錄》重要的貢獻與價值所在，也就是編述朝章典故的時候，北海多會附及大臣相關奏疏，以資證明。

《春明夢餘錄》求真徵實之特色不只在史料引用，有些作者現身的實況描繪尤能帶領讀者回到生動逼真的歷史現場。如崇禎十五年元旦，北海「適以戶科左給事中導駕侍班」，目睹並記錄下思宗在皇極殿接受百官朝賀，君臣志同道合，

⁹⁴ 〈祭少宰孫北海先生文〉：「過八旬而猶健兮，手不離乎章句。」〔清〕魏裔介：《兼濟堂文集》，卷 19，頁 42。〈光祿大夫太子太保都察院右都御史吏部左侍郎孫公行狀〉：「閉門讀書，歲有成秩……自脫稿歷二十年，日不釋卷。」〔清〕王崇簡：《青箱堂文集》，卷 8，頁 38-39。

⁹⁵ 〔清〕孫承澤：〈自序〉，《畿輔人物志》，頁 8。

⁹⁶ 〔清〕孫承澤：《益智錄·弁言》，頁 1。

⁹⁷ 〔清〕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卷 49，頁 29-30。

⁹⁸ 劉仲華：《世變、士風與清代京籍士人學術》，頁 2、11-17。李永：〈山居·清侶：清初貳臣孫承澤的晚年著述與書畫玩賞〉，頁 43-45。

⁹⁹ 「六科」：「洪武初，統設給事中。六年，始分為六科……凡章奏出入，咸必經由，有所遺失、牴牾，更易混亂，皆得封駁；事有關係，抄發過部，略用參語，謂之抄參。」〔清〕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卷 25，頁 388。

¹⁰⁰ 〔清〕紀昀等撰：〈《春明夢餘錄》提要〉，〔清〕孫承澤：《春明夢餘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86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頁 3。

齊聲振興國事的歷史場面。¹⁰¹又同年二月十九日，崇禎帝率百官到先農壇祭祀先農神，行耕籍禮，北海「為戶科左給事中……躬逢大典，略紀其槩。」¹⁰²

除了實錄，實歷，北海更對西山史跡進行實地訪勘，如前述他走訪鄰近退谷之古牆遺跡，懷疑其可能是中山五王城。此外，吸引北海幾度尋探，尚有傳說中的西山建文帝葬處：

又傳謂西山有天下大師之墓，在金山寺後。余在退谷，幾經尋訪，又杳然也。崇禎帝謂其無陵信矣。¹⁰³

世又傳西山之金山寺後有老佛墓，題曰天下大師之墓。予於丁酉十月初五日，自退谷早飯後，策一驢同僧秋月，徧于金山後尋訪，無有也。至功德寺午飯，問之寺僧，俱云未有，並言王先生亦曾屢訪不獲。王先生者，宗伯王公崇簡也。余有〈退谷小志〉，宗伯載其事於首云：崇禎戊寅九月間，策杖尋大師墓于金山口，遠近十數里未得其處。乃於黑龍潭前平原廣畝之間，禾黍既登，秋風落寞，出一石碣，云大內遷出二棺之記。旁書宛平縣令名，無年月，無封樹，恨未能考所始。宗伯所記，則此二棺世廟時有宮婢之變，波及曹王二妃賜死，宛平縣收埋於此，要與建文無與也……則大師之碣益信為妄傳矣。¹⁰⁴

靖難之役後，建文朝的史實真相、歷史地位，始終是官方與民間試圖革除、重構、延續的重大課題。相關的諸多記憶及其論述，亦歷經化暗為明、真相與想像、積澱與再生等詮說階段。其中建文帝未死，扮成僧人出逃，再回歸的傳說發展最為懸疑，也最具代表性。¹⁰⁵約在正德至嘉靖年間，一條建文帝流離之路逐漸被建構，非但其行跡範圍不斷擴大，遍及江南地區與西南各省，同時述及建文帝出亡多年後回歸的經過。包括他自承身分，至北京驗明正身，而被稱為「老佛」，在大內安

¹⁰¹ [清]孫承澤：〈崇禎壬午元旦·上御大殿記〉，《春明夢餘錄·策士》，卷7，頁117。

¹⁰² [清]孫承澤：〈崇禎壬午上親耕藉田紀〉，《春明夢餘錄·先農壇·考大蜡》，卷15，頁229。

¹⁰³ [清]孫承澤：《春明夢餘錄·陵園》，卷70，頁1359。

¹⁰⁴ 《春明夢餘錄》並無此段記載，僅見於[清]孫承澤：《天府廣記·陵園》，卷40，頁223。

¹⁰⁵ 何幸真：《殤魂何歸——明代的建文朝歷史記憶》（臺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20年），頁173、174。

享晚年，過世後葬於西山，不封不樹，或銘曰「天下大法師之墓」。¹⁰⁶

自後，許多士人循此傳說，分別前往西山探察，退谷主人也深感興趣。前一段引文同見於《春明夢餘錄》與《天府廣記》，北海僅是略云多次尋訪之地點與結果。後一則文字獨見於《天府廣記》，應該是後來補述。二書撰寫相隔十餘年，作者記憶不僅沒有模糊消散，陳述內容反倒越發詳盡，且透過反覆考證，明確表達個人的推斷、主張，顯見他十分重視建文帝出亡傳說在西山的遺跡，抱持史家修志務必析辨分明的謹嚴態度，審慎面對。

第二則文字中，北海先明確交待訪勘的地點、時間與同伴，亦即順治十四年十月初五，他從退谷出發至西山金山寺，¹⁰⁷僧者秋月既是一起前往的同伴，亦成證人，足以為此次尋訪與相關記載背書。接著，面對偏尋無蹤的初步勘查結果，他並未就此驟下判斷，轉而訪談在地寺僧，企圖經由口述資料，找到蛛絲馬跡，卻在無意間牽扯出一段前明往事。

崇禎戊寅（十一年，1638），王崇簡尋訪「天下大師墓」的敘述，亦見其〈孫北海退谷志跋〉。原來他是聽了《帝京景物略》作者于奕正之言，循路來到離景帝泰陵不遠的金山口附近，尋探建文帝墓碑。¹⁰⁸依照功德寺僧的追憶，「王先生亦屢訪不獲」，崇禎十一年的「未得其處」，顯然只是其一的遺憾之行。崇簡在「黑龍潭前平原廣畝之間」找到石碣，卻非「天下大師之墓」的悵然、無解。北海在二十年後查明原委，考訂碣上所題「大內遷出二棺」，實為世宗嘉靖二十一年（1542）壬寅宮變中被賜死的曹、王二妃，經宛平縣令收埋於此，¹⁰⁹同時更

¹⁰⁶ 同前註，頁 174-188。

¹⁰⁷ 依何幸真所云，建文帝墓在「西山之金山寺後」的說法，在明末筆記中似乎尚未出現，至孫承澤《春明夢餘錄》才指出此一地點。同前註，頁 447。

¹⁰⁸ 王崇簡〈孫北海退谷志跋〉末云：「曩聞予友于司直言天下大師墓，策杖于金山口，遠近十數里，未得其處。」〔清〕王崇簡：《青箱堂文集》，卷 10，頁 16。《帝京景物略》：「黑龍潭，入金山口北八里。未入金山，有磬垣方門，中綠樹幽晦，望曖曖然。新黃巖者，景帝寢廟也……又北二里，一丘一碑，碑曰：『天下大師之墓』。仁和郎瑛曰：『建文君墓也。』《通紀》稱建文自滇還京，迎入南內，號曰：『老佛』，卒葬西山。」〔明〕劉侗、于奕正撰：《帝京景物略》，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24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影印天津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卷 5，頁 59。

¹⁰⁹ 《明史·世宗本紀一》：「二十一年……冬十月丁酉，宮人謀逆伏誅，磔端妃曹氏、寧嬪王氏於市。」《明史·孝烈方皇后傳》：「初，曹妃有色，帝愛之，冊為端妃。是夕，帝宿端妃宮。金英等伺帝熟寢，以組縊帝項，誤為死結，得不絕。同事張金蓮知事不就，走告后。后馳至，

斬釘截鐵給出「崇禎帝謂其無陵信矣」、「大師之碣益信為妄傳」等結論。¹¹⁰

面對建文帝出亡、歸返的傳說，不少士人抱持質疑態度，譬如王世貞考證出野史對建文朝史事記載之謬誤，駁斥建文帝回歸的傳說。顧起元開始懷疑建文遜國之說的可靠性。¹¹¹明末駙馬都尉鞏永固（?-1644）奏請追尊建文帝謚號，請之入祀典，崇禎帝則以「建文無陵，從何處祭」駁回。¹¹²北海進一步用實地查勘和訪談來支持先帝與前人論斷，西山上確實沒有「天下大師」之墳塚墓碑的存在。這種身體力行的即地經驗，將西山居游空間中的諸多地景從以視覺探看的遙遠對象或景觀，轉換為親密靠近而實作交接的物質環境。北海既觸碰了它們，也被它們所觸碰，自我和歷史現場藉此而浮現、交纏並確認。¹¹³也就是說，涵攝著視覺、觸覺等多重感官體驗，構成北海編織西山居游空間既客觀再現又主觀想像的特色與意義。¹¹⁴

第二，北海十分關注歷代人物事略，先後完成多部古今人物傳記。順治十五年二月，他在退谷為《畿輔人物志》寫下自序，直言希望藉編此書揚挖「國之元氣、鄉之坊表」的賢士大夫。¹¹⁵奇特的是，北海替殉節故舊成德立傳時，竟另用不少篇幅細訴甲申之變在京師的遭遇，以及城破那一瞬間的自我作為：

解組，帝蘇。后命內監張佐等捕宮人雜治，言金英等弒逆，王寧嬪首謀。」〔清〕張廷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卷17，頁231、卷114，頁3531-3532。

¹¹⁰ 北京金山為明代皇家墓地，嬪妃、太子多葬於此。如宣宗恭讓皇后胡氏，「用嬪御禮葬金山」。穆宗生母孝恪杜太后，「賜謚榮淑，葬金山。」穆宗孝懿皇后李氏，「葬金山」。又《北游錄·紀郵上》：「園陵自景帝外，懷獻、悼恭、哀仲、莊敬、憲懷、獻懷、悼懷故太子七……憲廟妃十二，按史皆葬金山。與景陵相屬，凡五十三園。」〔清〕張廷玉：《明史·后妃傳》，卷113、114，頁3513、3534。〔清〕談遷：《北游錄》，頁76。

¹¹¹ 何幸真：《殤魂何歸：明代的建文朝歷史記憶》，頁348、352。

¹¹² 〔清〕孫承澤：《春明夢餘錄·陵園》，卷70，頁1358。

¹¹³ 約翰·威利（John Wylie）著，王志弘、錢伊玲、徐苔玲、張華蓀譯：《地景》（新北：群學出版公司，2021年），頁222。

¹¹⁴ 據何幸真考論，建文帝葬於西山金山寺後的說法，在明末筆記中似乎尚未出現，孫承澤卻在《春明夢餘錄》中清楚寫道，此或可為北海既客觀再現又主觀想像的編寫特色之例證。何幸真：《殤魂何歸：明代的建文朝歷史記憶》，頁447。

¹¹⁵ 〔清〕孫承澤：《畿輔人物志·自序》，頁1-2。

成德……公至澤家泣別，約以同死……澤入玉臆堂書筭後自縊，有傭書蘇州人姓盛者，呼眾家人抱而解之，環泣而守。已聞公回寓，同母及妹俱縊矣。澤誑諸僕治棺殮兩烈婦，復同子道撲入井中。有舊班役，持賊偽示來看，尋至井所，呼眾救出……當其入井，日晷未已，比出，已未末矣。然而不死，豈非天哉！¹¹⁶

成德（?-1644），字元升，甲申殉難文臣之一，其闔門死節事跡，史冊言之鑿鑿。¹¹⁷北海追述二人情誼深厚，「約以同死」的志節，力圖洗刷自己降附李自成的污名。然而，成德自縊殉國是事實，北海入堂自經卻能及時獲救，偕子投井，隔了快六小時竟還沒有死。如此離奇經歷，僅以「然而不死，豈非天哉！」的命定論作結，實在很難取信於人。作為世變現場的倖存者，北海必須給出合理解釋，為什麼自己還能活著。

於是，十餘年後，北海編纂《天府廣記》中的成德事跡，不但再提往事，且為後來仕清抉擇，展開一番補述：

「弟志在為其難，懼變起倉卒，我輩無以自明，故復以二義相商也。使在都冠紳盡如光含萬、孫北海，天下事尚可為。若此厭厭泉下，何哉？」言之憤切。馬公答言：「……弟向語年兄極推光含萬、孫北海，令人盡如兩君子，事亦寧至今日乎？」¹¹⁸

余死亦在旦夕。幸皇清大兵入關，逆賊宵遁，余潛回上林，養疴村落……時李自成尚在西安，余上〈大讐未報受職不安〉一疏……荷蒙再生，以至今日，一籌莫展，老病告休二十餘年，無所補益於世。今見兩公手札，從容就義，臨危猶辱推及，慚愧欲死。八十之老，行見兩公九原，或鑒此區區苦衷也。¹¹⁹

啟動記憶的機緣是康熙癸丑（十二年，1673）二月，馬翀（1649-1678）入京，帶

¹¹⁶ 〔清〕孫承澤：《畿輔人物志·成兵部德》，卷16，頁12-14。

¹¹⁷ 〔清〕張廷玉：《明史·成德傳》，卷266，頁6869。〔清〕計六奇撰，魏得良、任道斌點校：〈殉難文臣·成德〉，《明季北略》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卷21上，頁544-546。

¹¹⁸ 〔清〕孫承澤：〈成公臨難與翰林院侍講馬公世奇書〉，《天府廣記》，卷34，頁139。

¹¹⁹ 同前註，頁140。

來祖父馬世奇（1584-1644）與成德之絕命書。展讀後，北海一方面藉晉平公過九原稱許晉國卿大夫多良臣的話語，申述他們三人都是明朝良臣，¹²⁰同時把決意殉節卻未能如願之原委說的更清晰、合理。¹²¹另一方面，他進一步澄清自己死裡逃生，並未歸附大順，至於投效新朝是為了報李自成弑君奪權之讐，但這通常也是仕清明臣的主要說辭。¹²²

成德與馬世奇之絕筆書信，成為北海自我辯護的有力證據。二位摯友慷慨就義前隱約透露「天下事尚可為」之思索和期盼，他正是其中的關鍵人物。可疑的是，《明史》記載「成德將死，貽書世奇」，並未提及北海。¹²³至於書信內容，《明季北略》曰：

甲申三月，逆闖入都，公即致書同年馬文忠，相約死難，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我等不能匡救，貽禍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耳！年翁忠孝夙稟，諒有同心也。」又云：「慷慨仗節易，從容就義難，吾輩將為其難者乎？抑為其易者乎？弟幸老母、舍妹俱在此，老母爭欲先引決，弟止之，以慷慨、從容二義為告。弟志在為其難，懼變起倉卒，我輩無以自明，故復以二義相商也。」¹²⁴

兩相比對，《天府廣記》僅引成德書信之部份內容，也就是《明季北略》所云の後半段，可是其中並沒有「使在都冠紳盡如光含萬、孫北海，天下事尚可為」等

¹²⁰ 《新序·雜事四》：「晉平公過九原而歎曰：『嗟乎！此地之蘊吾良臣多矣，若使死者起也，吾將誰與歸乎？』」〔漢〕劉向：《新序》（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4，頁65。

¹²¹ 北海補述的重點有二，一、強調再三殉節決心。他在入室自縊與偕子投井之間，加入曾經「潛服片腦兩許，嘔吐不死」的經歷。二、說明自己投井為何未死。在北海與兒子投井前，其室人劉氏、子媳林氏已經先躍入此井，形成墊護，故造成「余同道撲出井，吐血斗餘，死而復甦」之結果。〔清〕孫承澤：〈成公臨難與翰林院侍講馬公世奇書〉，《天府廣記》，卷34，頁139-140。

¹²² 見王學玲：〈歷史敘述與自我詮辯——「貳臣」張縉彥鼎革出處的辨析與意涵〉，《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2期（2017年6月），頁87-123。

¹²³ 〔清〕張廷玉：《明史·馬世奇傳》，卷266，頁6856。

¹²⁴ 〔清〕計六奇撰，魏得良、任道斌點校：〈殉難文臣·成德〉，《明季北略》下冊，卷21上，頁545。

語。此外，世奇回覆成德，《明季北略》收錄一則，《池北偶談》記載二東。¹²⁵其中均沒有「極推光含萬、孫北海，令人盡如兩君子，事亦寧至今日乎」之評述。至於成德無著作傳世，《澹寧居文集》也沒有收錄馬氏回覆成德的書信。¹²⁶換言之，北海自述，成、馬二人「臨危猶辱推及」，除了《天府廣記·成德傳》，可茲佐證的資料十分有限，遂引發《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德之剛直明決，與時亨、承澤，決非氣類，未必肯作是語。如斯之類，或不免有所依托」的質疑。¹²⁷

關於北海再三殉死與成、馬之手書，依筆者經眼所見，王崇簡、魏象樞二人均有記錄。¹²⁸前者與北海為姻親，一生往來密切，相知甚深；後者與之相交十餘載，往復論學酬答，情誼真摯。¹²⁹可見北海自述殉死不成，歸附清廷乃為報君國大讐，且希冀對天下有所裨益的詮解，應在其密友圈中流傳，甚至形諸文字。

如此一來，與其說是北海隱居退谷，勤於寫作，以著述種類、數量繁多而創造「立言」揚名的自我價值。不如說他是力圖透過書寫爭回歷史發言權，並藉由身體力行來解答為什麼屢次殉死不成，原來是上天賦予自己「世啟文明化，天留著述身」¹³⁰的重責大任。當多數時論或評述、或記錄著北海貪生改節，他和友人的闡釋則在字裡行間掙得一線曙光，既為自己洗刷降臣污名，又塑立「身係醇儒

¹²⁵ 〈馬世奇〉：「公答書云：『吾輩舍一死別無法。吾不為其難，誰為其難者？國家大運，一身大數，總有天主之。天子成仁成義，故無憾也！』」《池北偶談》所收之另一則：「讀教，所謂是母是子，羨之敬之。」〔清〕計六奇撰，魏得良、任道斌點校：《明季北略》下冊，卷 21 上，頁 522。〔清〕王士禛：《池北偶談》（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卷 7，頁 145。

¹²⁶ 〔明〕馬世奇：《澹寧居文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第 113 冊（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 年，影印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一年刻本）。

¹²⁷ 〔清〕永瑢、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卷 77，頁 26。

¹²⁸ 王崇簡〈光祿太夫太子太保都察院右都御史吏部左侍郎孫公行狀〉：「公蓋知死所矣，自縊不死，仰藥不死，入井不死，公于解懸挽溺者，不能無憾也。」魏象樞〈祭少宰孫北海先生文〉：「見馬文肅、成忠愍兩公手書……馬、成兩公，皆正人君子，明季從容就義忠臣也。其言如此，先生之人品為何，如哉。」〔清〕王崇簡：《青箱堂文集》，卷 8，頁 37。〔清〕魏象樞：《寒松堂全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60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影印清康熙三十九年刻本），卷 11，頁 36。

¹²⁹ 見劉仲華：《世變、士風與清代京籍士人學術》，頁 47-59。

¹³⁰ 〔清〕魏象樞：〈丙午孫退谷先生七十六初度寄祝四章〉之三，《寒松堂全集》，卷 6，頁 36。

脈」¹³¹的形象，¹³²形成另一種迥然不同的詮說脈絡與歷史記憶，這才是著述立言對北海的積極意義和作用，而在西山退谷中勤奮編寫便是他用心創構的自我身影。

五、作為集體記憶之名勝場所：游觀者的體驗與題詠

（一）山水俟知己

眾所周知，面對自然山水的態度，唐代柳宗元（773-819）開出一種彼此關涉的新面向。他不但發掘、製造山水景觀的獨特風貌，又以知遇者自任，讓埋沒無名的山水佳境，透過文字記錄流傳於世。¹³³這種無名山水因人而彰之幽契遇合，由是產生了主客相互繫屬的類似性與親密感。清初士人也多以此來闡發西山退谷的顯跡：

西山近在三十里內，其間勝地，零落于荒烟，埋沒于榛莽者，非人跡之未至，即至而無遠心幽契以發之，雖在耳目前而不知也。水源臥佛寺固予所時遊者，未知其有退谷也，即《景物畧》所志亦未及之。今得孫北海先生以顯……愚溪因子厚而名，退谷待北海而著。噫，山水亦俟知己邪！¹³⁴
惟溪山之窅寄，逼耳目而眩甄。閱滄桑以顯跡，端有待夫幽人……惟此退翁，嘉遯自公。振塵緇於鬧市，靜聞見乎畝宮。¹³⁵

¹³¹ [清]曹溶：〈輓孫北海少宰三首〉之二，《靜惕堂詩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98冊（臺南：莊嚴出版社，1997年，影印首都圖書館藏清雍正三年李維鈞刻本），卷22，頁13。

¹³² 北海嘗以元好問、危素、楊維禎三位身處易代而盡力著述以保存前代史料古人自勵。[清]孫承澤：《藤陰笥記》，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19冊（臺南：莊嚴出版社，1995年，影印天津圖書館藏清雍正十一年刻本），頁27-28。

¹³³ 〈邕州柳中丞作馬退山茅亭記〉：「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脩竹，蕪沒於空山矣。是亭也，僻介閩嶺，佳境罕到，不書所作，使盛跡鬱埋，是貽林澗之媿。」〈袁家渴記〉：「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石渠記〉：「惜其未始有傳焉，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唐]柳宗元：《柳宗元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卷27，頁730、卷29，頁769、770-771。

¹³⁴ [清]王崇簡：〈孫北海退谷志跋〉，《青箱堂文集》，卷10，頁16。

¹³⁵ [清]胡世安：〈退谷賦為少宰孫北海作〉，《秀巖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96冊（臺南：莊嚴出版社，1997年，影印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初刻康熙三十四年胡蔚先修

《帝京景物略》初刊於崇禎八年（1635）冬天，¹³⁶書中在闡述西山的名勝景觀，「臥佛寺」之後，闕有「水盡頭」一項，仔細勾繪「泉之委」的溪水從觀音石閣而西，經隆教寺、圓通寺，達臥佛寺，沿途之泉流、竹石、花草、魚鳥等景緻，同時收錄不少來此覓幽探源，包括陳瓚（1518-1588）、譚元春（1586-1637）、倪元璐（1594-1644）等十餘人的書寫。從詩作中得知，他們一方面行步移動，盡興賞游「崖轉細流生亂石，風迴清響下蒼嵐」、¹³⁷「嵐交四野雨初歸，濕滿幽崖日抱暉」¹³⁸等天然風光，察覺其中所蘊藏千姿萬化之奧妙生機。另一方面幾乎入境隨俗，跟著山中人稱呼這處泉水盡頭為「水源」。¹³⁹而這也代表退谷所在地的水盡頭，確實如王崇簡所云，「非人跡之未至」。

康熙二十二年（1683），知縣王養廉主持修纂之《宛平縣志》提及「宛平新八景」，「退谷水源」被列入其一景，¹⁴⁰此時相隔北海辭世不過七年而已。原本僅是未開發，京城近郊的一隅客觀存在的自然場所（natural place），經過幽人獨具遠心之刻意營構，自此擁有了人文世界的專屬舞臺。可是，「退谷水源」並非被動等待顯跡的一方，而是如前文闡述，挾其獨特之地理形勢、出眾的景觀環境作為它的知己安頓身心之最佳歸處。北海屢稱退谷為「吾地」、¹⁴¹「吾土」，¹⁴²已然揭示這種表面看似主宰、支配、佔有，實則彼此鑲嵌，互為主體的人地緊密連結。換言之，若沒有退谷水源給予「謝聲利之紛華兮，製荷衣而佩寶璐」、¹⁴³「自

補本），卷1，頁7-8。

¹³⁶ 劉侗〈敘〉：「崇禎八年乙亥，冬至後二日，麻城劉侗撰。」〔明〕劉侗、于奕正撰：《帝京景物略》，頁3。

¹³⁷ 〔明〕陳瓚：〈從臥佛寺緣磴至水源〉，見〔明〕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6，頁63。

¹³⁸ 〔明〕譚元春：〈入水源〉，見〔明〕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6，頁65-66。

¹³⁹ 水盡頭：「觀音石閣而西，皆溪，溪皆泉之委……山中人指水盡頭兒，泉所源也。」又如倪元璐〈秋入水源〉、張學曾〈遊臥佛寺至水源〉、李元弘〈水源贈僧〉，見〔明〕劉侗、于奕正撰：《帝京景物略》，卷6，頁63、64-65、67、68。

¹⁴⁰ 〔清〕王養廉修，李開泰、張采纂：《（康熙）宛平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北京府縣志輯》第5冊（上海：上海書店，2002年），頁26。

¹⁴¹ 「若教天下廣苑囿，吾地應入甘泉中。」〔清〕吳偉業：〈退谷歌贈同年孫公北海〉，《吳梅村全集》，頁301。

¹⁴² 「山之人習而稱之曰退翁，翁遂儼然而安之曰吾土。」〔清〕胡世安：〈退谷賦〉，《秀巖集》，卷1，頁8。

¹⁴³ 〔清〕魏裔介：〈祭少宰孫北海先生文〉，《兼濟堂文集》，卷19，頁42。

有圖書屋裏藏，不勞車轍門邊駐」¹⁴⁴的嘉遯場域，北海便無法創造「振塵緇於鬧市，靜聞見乎畝宮」、¹⁴⁵「卷却平生開濟心，閒吟笑彼東山臥」¹⁴⁶的自我形象。當然，正因為得到知音賞識與抉發，退谷水源方可走出「零落于荒烟，埋沒于榛莽」、「雖在在目前而不知」之無名歲月，由地理空間中的一個物質實體，躋身兼具豐厚象徵意涵的人文名勝之境。

（二）人地皆閒：超然於形跡之外

退谷雖然是北海高臥的獨享空間，但從當時士人的記錄中，並不是一個完然對外封閉的場域。北海退處之初，順治十二年春夕，龔芝麓、吳梅村、曹秋岳便在主人的邀請下齊聚於此。¹⁴⁷事實上，這四人皆為歷經鼎革亂離的舊識，又都改節仕清，後來更一起被列入〈貳臣傳〉。梅村最晚投效新朝，也因為這個機緣，幾位情誼跨越易代，人生際遇極其相似的故交於劫後重逢。作為東道主的北海，京畿內另有宅第可以款待賓客，唯獨挑選城外幽居地與老友共渡。除了春夕正是西山積雪銀輝閃耀的難得時刻，退谷無須過度跋涉的地理優勢，得以減少窺探之私密空間屬性，容易卸下彼此心防，很適合促膝敘舊，暢言書懷。

四人之中，秋岳與芝麓存有作品。二人都從受到主人邀請，在雪深數尺，駑馬難行的狀況下前來作客說起，儼然透露大家對於這次聚會的看重與珍惜。接著他們將觀照視角一起轉向遠處京城之街市景象：

是夕六街初燈火，闐闐鼓聲喧雜坐。長安小兒競好事，喚任太平無不可。
憶昔曾經天寶年，五侯七貴朱樓邊……聯袂行游燈市頭，未覺蕭條歎羈宦。
乙丙之際風物移，春城沙滿金笳吹。醉餘潦倒褰珠箔，踏歌悲樂心難知。
邇來雨散不復顧……即看明月正憐人，誰使吾曹更萍聚。生不願逐金、張

¹⁴⁴ 〔清〕嚴沆：〈題贈孫北海先生退谷〉，見〔清〕魏憲輯：《百名家詩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97冊（臺南：莊嚴出版社，1997年，影印湖南圖書館藏清康熙枕江堂刻本），卷21，頁3。

¹⁴⁵ 〔清〕胡世安：〈退谷賦為少宰孫北海作〉，《秀巖集》，卷1，頁8。

¹⁴⁶ 〔清〕高士奇：〈退谷歌〉，《城北集》，卷5，頁6。

¹⁴⁷ 據馮其庸、葉君遠考論，吳梅村至少到過退谷二次，先是順治十一年春，「作〈退谷歌〉贈之（按北海），吐露已歸隱之志」。接著是順治十二年正月，他與北海、芝麓、秋岳四人一起在退谷宴飲聚會。馮其庸、葉君遠著：《吳梅村年譜》，頁234、242、257、261-262。

塵，遺世亦非嵇、阮倫。偶然得意自杯罍，銀箏絳燭相鮮新。酒酣起舞呼海嶽，歷歷春星挂檐角。泰階漸平兵不作，花時肯惜過逢數。¹⁴⁸
扼腕休悲□□頻，安生已覺昇平再。天街燈火燦銀花，城陰細草圍青紗。彈絃擊鼓動鄰巷，星橋繒樹相交加……近日長楊射獵迴，天子端居未央殿……婁東學士新應詔，文采何辭萬人羨。麗句常追長信恩，得時敢詫黃金賤。停杯俯仰客未還，銅盤爛爛開朱顏。戢兵簡獄朝野闊，且勸山公頽玉山。隨時不復限哀樂，世上無如今夕閒。¹⁴⁹

前首詩為〈春夕行飲孫北宰北海齊中同秋岳賦〉、後一首是〈春夕行北海少宰席上同梅村作〉。芝麓對著「江海人」秋岳訴說感懷，而秋岳又與婁東吳學士酬唱，交織成錯綜盤結且互文見義的語境網絡。相同地，龔、曹二人均明確肯認新朝偃甲息兵，歌舞昇平的繁華現況，彷彿忽略了同一時間，京城以外各地抗爭不斷，硝煙四起的狀態。詩人這般描述可能僅就眼前所見之帝都景象而發，不必然為虛構。或緣於入仕異族，書寫時總會有所顧忌，不自覺的進行自我審查，即便他們已經身在位置相較隱密的退谷，可春明門內依然宦海洶湧。更甚或是為了向清廷輸誠，存心揣摩迎合上意，齊聲頌揚盛世的到來。無論如何，順治帝親政後確實倚重漢官，提高漢官權力。曹溶於順治三年因選拔貢生逾額，革職回籍。十一年官復原職，遷左通政。¹⁵⁰梅村被陳之遴、陳名夏及北海等人舉薦，詔入北京擔任官職。¹⁵¹或許他們也期盼、亦相信河清海晏即將來臨。

在鼓吹喧闐之中，芝麓筆鋒一轉，隨即跌入記憶長廊，藉由追訴往昔繁華驟變的光景，傾吐連自己也始料未及，理不清的紛雜心緒。秋岳則持續凝望此時的遠方，焦點從皇城移入宮內，集中鋪寫好友近日在殿前文采煥發的畫面。奇怪的是，秋岳筆下「新應詔」、「萬人羨」的主角梅村，在目前傳世著作中反而沒有留下任何關於此次聚會的文字。故今人吳蔚根據曹溶詩，推斷梅村很可能也表現了認同「如今已經是昇平時代」的心態，卻不願意被後人看到，且為掩飾自己仕

¹⁴⁸ [清]龔鼎孳：〈春夕行飲孫北宰北海齊中同秋岳賦〉，《定山堂詩集》，卷4，收入[清]龔鼎孳著，孫克強、裴喆編輯校點：《龔鼎孳全集》第1冊，頁108-109。

¹⁴⁹ [清]曹溶：〈春夕行北海少宰席上同梅村作〉，《靜惕堂詩集》，卷11，頁10-11。

¹⁵⁰ 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貳臣傳甲》，卷78，頁6492。

¹⁵¹ 馮其庸、葉君遠著：《吳梅村年譜》，頁213。

清罪責，因此有意刪除作品。¹⁵²

吳蔚之詮解主要從「且勸山公頹玉山」一句展開，文中提出山公即山濤（205-283），玉山則指嵇康（223-263）。山濤投靠了司馬氏，勸說嵇康接替自己的職位，「卻勸說『山公』頹『玉山』……意思是我勸說山濤說服嵇康，顯然是將嵇康指稱吳偉業。」由此，吳文進一步闡釋嵇康不願接替山濤的職位，出仕為官，寫信與之絕交，梅村不想成為山濤，希望做阮籍、嵇康，卻接受了清朝官職，與北海密切交往，故而覺得羞愧，刪去自己在退谷的活動痕跡，「這是掩飾自我，求得後人同情的表徵」。至於另一首〈退谷歌〉所闡發想歸隱卻不得不入仕新朝之矛盾心理，便是梅村希望讓世人看到的自己。而這種在出處行藏之間，掩飾自我的兩種面貌，作者認為比兩截人生更為人所不齒。

吳文意圖推測何以梅村傳世作品中缺少此次退谷聚會的相關書寫，探究其背後所蘊藏之深層心理意涵。筆者覺得其中有幾點疑義，需要進一步商榷。其一，《世說新語·容止》：「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¹⁵³劉義慶（403-444）確實以孤松、玉山象徵嵇康出眾的品德儀容，但所謂「玉山頹」乃形容嵇康醉態，後人亦有「醉倒曰玉山頹」之說。¹⁵⁴吳文將曹詩中的「頹玉山」解為勸說嵇康，將「頹」釋作「勸說」，這是極為少見的使用法。其二，作者雖以嵇康指稱梅村，並沒有說明山濤是誰？而北海曾向清廷舉薦梅村，可類比山濤推薦嵇康，「山濤」或為北海。只是，文中另云：「曹溶是曾經遭受打擊，再次被啟用後，欲做『山濤』的心態。」因此，「山濤」究竟有何意涵？此文敘述不盡清晰。其三，缺乏其他例證，單憑秋岳一詩便推斷梅村欲做阮籍、嵇康而不可得的羞愧心態，會有過度詮釋之嫌。

基於上述，筆者主張與其迴迂揣測，把「玉山」當作嵇康，再指喻吳梅村，不如回歸典故本身意涵，「頹玉山」正是形容人酒醉欲倒之態。至於山濤，依上下詩意推之，或許是那一位於殿前新應詔，「文彩何辭萬人羨」的婁東學士，無論梅村當下有何感懷，身為好友的秋岳都勸之不妨大醉一場。也有可能是園主，因為四人聚會的此際，北海已經致休，且不會再被起用，故而秋岳勸之放懷縱飲。

¹⁵² 吳蔚：〈西山退谷與清初文人心態〉，頁 66。以下吳文不另註。

¹⁵³ 〔南朝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楊勇校箋：《世說新語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頁 553。

¹⁵⁴ 《幼學瓊林·身體》：「沈醉則玉山將頹。」〔明〕程登吉著，胡云富、李春梅、傅德林注：《幼學瓊林新注》（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 年），卷 2，頁 254。

又或者規勸在場的其他人，亦即龔芝麓。試看〈春夕行飲孫北宰北海齊中同秋岳賦〉中，芝麓面對滄桑變幻所流露之濃厚悲愁，宣稱他們都只是短暫相會的可憐人，而自己並不願追逐如西漢金日磾與張安世一樣的權勢地位，¹⁵⁵但若脫離俗世又無法像嵇康、阮籍一般縱逸不羈，情意傲散。

面對這種進也不願，退也不成的處境，芝麓旋以「偶然得意自杯罌」、「酒酣起舞呼海嶽」的暢懷來排解自我情思，再度聲明天下已漸太平，他們應該珍惜眼前，否則美好時光稍縱即逝。同樣地，秋岳亦以「世上無如今夕閒」作結，勸解老友隨著「戢兵簡獄朝野闊」的時間流轉，不要再陷於哀樂之中。倘若順著芝麓與秋岳的詩意讀來，彷彿是因為政治清明，他們方得以享受友朋相聚的閒適夜晚。然而，若不是退谷空間獨具安閒氛圍的浸潤、滌蕩，這群身仕新朝之舊交難得有機會一起梳理自己的紛雜記憶與愁悶情思，從而暫且擱置、忘卻各自之幽微心事，享受超脫形跡之外的寧謐片刻，達到「人地皆閒」之境狀態。

以上四人相聚於北海卜築之初，退谷或仍是較少人知的閒者天地。隨著愈來愈多士人之反覆題詠，促使此地聲名鵲起，逐漸衍繹為都城一個意蘊多元的重要場所。士人不但參與它的空間描繪及意義建構，也在其間表述主人形象與心志，並從中折射出自己於入世、出世之間的棲居理想與憂悶無奈：

西山雲氣何冥濛，陰陰竹樹幽人宮。飛瀑潺湲懸素練，老松夭矯蟠虬龍。
碧苔黃葉林中寺，白鳥青蘋水面風。一自上書辭鳳闕，入山長揖烟霞窟。
藏書萬卷映晴窓，濁酒一樽弄華月。畫圖何讓米家船，周鼎商彝不記年。
手斲黃精煮泉水，籠開野鶴凌青天……人生苦被塵纒縛，願從老翁翔寥廓，
君不見長安漠漠風沙昏，顛倒世事安可論，谷中歲月似太古，何處更有桃源村？¹⁵⁶

梁清標（字棠村，號玉立，1620-1691）與北海雖然年齡相差快三十歲，二人際遇

¹⁵⁵ 《漢書·蓋寬饒傳》：「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顏師古注引應劭曰：「金，金日磾也。張，張安世也。此四家屬無不聽。」後世遂以「金張」稱權門貴戚。〔漢〕班固：《漢書》，卷 77，頁 3247-3248。

¹⁵⁶ 〔清〕梁清標：〈退谷歌〉，《蕉林詩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204 冊（臺南：莊嚴出版社，1997 年，影印南開大學圖書館清康熙十七年梁元植刻本），「七古一」，頁 19-20。

卻相仿，共同遭逢鼎革世變，身仕三朝，¹⁵⁷又都酷愛收藏，精於書畫鑒賞，據說北海辭世後，一部分藏品就轉入玉立手中。¹⁵⁸玉立於詠歌中，先將北海喻為唐代歸隱盤谷的李愿（?-825），藉韓愈（768-824）之文暗指他不肯爭妍附勢，寧願窮居野處的狀態。¹⁵⁹顯然地，與前述士人一樣，玉立也簡化了北海上書辭鳳闕，退處烟霞窟之複雜原委，特意鋪寫退谷外竹樹密蔭、老松夭矯的自然景觀，旁及忘卻世事，安於閒適生活的豐腴有味，用以指喻主人野鶴凌雲的高士風采、超然心志。詩篇最後，玉立強調且堅信退谷郊園、北海主人必會像愚溪、柳州一樣，「百世傳其名」。¹⁶⁰

表面上，玉立是在稱頌北海與退谷，實則投射了自己所嚮往的生活樣貌。於故里真定（今河北正定），他也有一座書屋，並且這樣剖述：

主人疏放麋鹿性，小築茆茨愛幽靚。地偏偶結陶潛廬，客至暫開蔣詡徑。種蕉陰陰如綠天，北窓長日凝小年。攢莖抽葉布清影，赤日障蔽空堂寒。倚檻數竿竹，髣髴瀟湘浦。秋晚畦流漠漠雲，夜涼窗卷聲聲雨。主人樂此長閉關，簷花如綺圖書閒。當門不種鉤衣草，入室頻移幽谷蘭。車馬九衢任雜遝，坐擁萬卷心悠然。焚香偃仰復何事。蕭颯志在滄洲間，塵紛紛安所極，獨上元龍樓百尺。自笑平生與世違，且對蕉林共晨夕。出門波濤滾滾來，仰視浮雲興太息。¹⁶¹

蕉林書屋位居城中，和退谷築於近郊山麓之地理位置不同，「地偏」恐怕是主人的心理感受及主觀認知。不過，若是和繁華帝都相比，書屋地處偏遠真定又是不爭之實。玉立刻意書寫屋內外種蕉、植竹、坐擁書卷，幽靚閒悠的空間氛圍，訴說

¹⁵⁷ 梁清標，直隸真定人，崇禎十六年進士，官庶吉士。福王時，以曾降附李自成，定入從賦案。入清仍原官，尋授編修，累遷侍講學士。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貳臣傳乙》，卷 79，頁 6586。

¹⁵⁸ 劉金庫：《南畫北渡：清代書畫鑒藏中心研究》（臺北：石頭出版社，2007年），頁 222。

¹⁵⁹ 〔唐〕韓愈著，劉真倫、岳珍校注：〈送李愿歸盤谷序〉，《韓愈文集彙校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卷 9，頁 1030-1032。

¹⁶⁰ 「柳州住愚溪，百世傳其名。老翁居此殊有情，窅然退谷疇能爭。」〔清〕梁清標：〈退谷歌〉，《蕉林詩集》，「七古一」，頁 20。

¹⁶¹ 〔清〕梁清標：〈蕉林書屋歌〉，《蕉林詩集》，「七言古一」，頁 20。

自己本性疏放，不隨世俗，樂於安適閉居的生活型態，的確十分神似退谷環境及北海情志。但他何以感到塵世波濤翻湧，苦被縛束，心存滄洲志而嚮往陶潛、蔣詡¹⁶²之隱逸生活？

順治十六年，鄭成功（1624-1662）由鎮江犯江寧，玉立遭給事中楊雍建（1627-1704）疏劾職掌軍機，既不能盡心經畫決策，又不能引咎責躬，故降三級。康熙六年（1667），再以禮部尚書充會試正考官，「旋遇京察，革職」。¹⁶³蕉林書屋正是他革職回鄉時所葺，「塵榻紛紛安所極」、「出門波濤滾滾來」，實非局外人或旁觀者的追問想像，乃為捲入傾軋官場的真相揭露及切身寫照。不過，玉立並沒有追隨北海，就此退出朝堂，反倒繼任刑部尚書、戶部尚書、保和殿大學士等職。因此，「谷中歲月似太古，何處更有桃源村」、¹⁶⁴「書畫還成癖，波濤不改顏」、¹⁶⁵「春明門內，軒車滾滾如流水，公獨烟霄脫屣，與空山花木結世外緣」，¹⁶⁶更像是北海代替玉立，乃至其他清初士人躬行踐履的一幅桃源閒隱圖。當這些士人在政治場域愈載浮載沉，愈身不由己，就會愈理想化退谷與北海所象徵代表的空間情境、人物典型。他們通過題詠來鞏固自己的想望，撫慰受創情志，達到一種暫且不受外在形跡擺弄之悠然心境，再現閒適自我。¹⁶⁷而北海與退谷的聲名亦隨之遠播到京畿以外的地方。

¹⁶² 嵇康《高士傳》：「蔣詡，字元卿，杜陵人，為兗州刺史。王莽為宰衡，詡奏事到霸上，稱病不進。歸杜陵，荊棘塞門，舍中三徑，終身不出。」〔宋〕李昉等奉敕撰：《太平御覽·逸民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89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卷 510，頁 3。

¹⁶³ 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貳臣傳乙》，卷 79，頁 6586。

¹⁶⁴ 〔清〕梁清標：〈退谷歌〉，《蕉林詩集》，「七言古一」，頁 20。

¹⁶⁵ 〔清〕張縉彥：〈北海芥舟二首〉其二，《燕箋詩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1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影印清順治刻本），卷 3，頁 16。

¹⁶⁶ 〔清〕龔鼎孳：〈書退谷小志後〉，《定山堂文集》，收入〔清〕龔鼎孳著，孫克強、裴喆編輯校點：《龔鼎孳全集》第 3 冊，卷 15，頁 1853。

¹⁶⁷ 曹淑娟指出園林作為士人出入市朝與山林間的一道旋轉門，縱使歷仕三朝，受人主，亦不妨於胸中縈念山林丘壑，而轉入門來，回歸野老身分，亦不必絕口朝政。仕隱出處是形跡，而更重要的是可以流轉於形跡之外的超然心境。曹淑娟：〈小有、吾有與烏有——明人園記中的有無論述〉，《在勞績中安居——晚明園林文學與文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東亞儒學研究中心，2020 年），頁 58。

(三) 題寫名勝：抵抗與展演

北海擁有豐富的圖籍和書畫文物，曾將所藏著錄編成《庚子銷夏記》、《研山齋珍賞歷代名賢圖繪集覽》、《研山齋珍賞歷代名賢墨蹟集覽》、《研山齋珍賞歷代名賢法書集覽》等作，同時也不吝於與同好分享。¹⁶⁸根據謝正光的察考，從山西北上都城的顧炎武透過曹秋岳安排，自康熙三年初識北海後，二人便建立了超然於遺民、貳臣身分之外的深摯情誼，持續地論文談藝，說經道史，退谷正是他們會晤交心的地點之一。¹⁶⁹同樣地，緣於金石、書畫的共同志趣，北海與朱竹垞突破數十年的年齡鴻溝而成為莫逆之交，後者來到北京時常是退谷的座上客，與主人一起考鑑文物。¹⁷⁰由此可見，西山退谷除了提供士人在精神層面，有一方超脫形跡之外的樂土投射想像。在現實物質世界中，又以其獨具清玩賞鑑之場所特質，吸引來自各地的文人士子，真切體驗別樹一幟之人文氛圍，遂能成能清初京師著名的人文薈萃之地。

西山一帶原本就有諸多歷史悠久，享譽美名的風景名勝，退谷廁身其間，有時士人前往探訪未必是為了主人之奇珍異玩。例如前文提及與北海以金石書畫結緣的朱竹垞。康熙十年（1671）農曆正月，他與李良年、潘耒（字次耕，晚號止居士，1646-1708）、蔡湘（字竹濤，1648-1672）一同來到退谷，四人從初七至初十，停留了四天三夜：¹⁷¹

游之日四，自人日己未，迄於壬戌，所歷之地十有三，為山五……為寺八……然飯以退谷，宿以退谷，導予輩游者退谷主僧者。是游也，得古今詩四十有六，賦一，記一，銘一，題名二。游既畢，諸子感良會之不常，顧

¹⁶⁸ 《山志·孫少宰》：「京師收藏之富，無有過於孫少宰退谷者。蓋大內之物，經亂後皆散逸民間。退谷家京師，又善鑒，故奇蹟祕翫咸歸焉。予每詣之，退谷必出示數物，留坐竟日。」〔清〕王弘撰撰，何本方點校：《山志》（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卷1，頁21-22。

¹⁶⁹ 謝正光：《清初詩文與士人交遊考》，頁352、385。

¹⁷⁰ 謝正光：《清初詩文與士人交遊考》，頁358-369。李永：〈博雅同癖：清初孫承澤與朱彝尊的金石書畫情緣〉，《古代美術研究》2020年第4期，頁109-114。

¹⁷¹ 〔清〕朱彝尊：〈朱人遠西山詩序〉，《曝書亭集》，卷38，頁6-7。

瞻山間，憮然而歎。于是良年為記，而彝尊書于亭左，以詔後之游者，時康熙辛亥正月。¹⁷²

相較於吳梅村、曹秋岳、龔芝麓及顧炎武均為北海的同輩友朋，上述四人雖然是後生晚學，亦曾多次出入北海居所，與之鑑賞文物藏品。¹⁷³但此行目的明顯不同，所謂「我來無前期，山光遠相召」，¹⁷⁴他們是為了名山古剎而造訪，且以退谷作為游歷移動中心。

比較特別的是，眾人似乎不滿足僅有文字留念，更進一步題記於亭牆，企圖把這段難得的同游經驗銘刻傳世。諸子之題寫行動得到主人的鼓勵和支持，北海〈春日送朱錫鬯李武曾兩文學遊退谷〉¹⁷⁵一詩中便寫道：「若到退亭應有句，題詩須近石牆邊。」¹⁷⁶易言之，主客都希望可以藉由這種物質鏤鑿的占有行動來確保聚會記憶之恆存，退谷正是他們公開召示抵抗遺忘的實踐場域。這麼一來，退谷不只在紙上空間與香山、玉泉山、臥佛寺、碧雲寺等名山勝蹟並列共存，其極具人文意涵的場所精神，亦隨著壁上題記之實體存在，頓時確立且鮮活了起來。

¹⁷² [清]李良年：〈退谷題名記〉，李良年著，朱麗霞整理：《秋錦山房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卷18，頁493。

¹⁷³ 康熙六年冬天，朱彝尊和李良年客北海齋，鑑賞主人所藏朱碧山銀槎杯。康熙九年十月，二人又在北海齋中，一起觀覽〈王維伏生圖〉。同年十二月，朱彝尊與李良年、潘耒、蔡湘齊聚北海宅，觀其所藏吳季子劍，四人聯句以詠，作跋以紀。張宗友：《朱彝尊年譜》（南京：鳳凰出版社，2014年），頁158-159、180、181。

¹⁷⁴ [清]潘耒：〈退谷〉，《遂初堂詩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49冊（臺南：莊嚴出版社，1997年，影印吉林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增修本），卷上，頁9。

¹⁷⁵ 張宗友將此詩繫於康熙十八年，竹垞「同李良年有西山之游，謁孫承澤於退谷。」然而，北海於康熙十五年辭世，不可能與他們二人同游，故誤也。張宗友：《朱彝尊年譜》，頁246。

¹⁷⁶ 《天府廣記》目前傳世的鈔本，大多殘缺不一。1984年，北京古籍出版社根據北京出版社1962年本重新排印，曾經「參照各種鈔本和『春明夢餘錄刊本』，調整了編排的次序和門類的名目，統一了原來參差不齊的正文和附錄的格式。」筆者比對《續修四庫全書》鈔本與北京古籍出版社輯校之標點本，發現《續修四庫全書》本之四十三卷、四十四卷實為標點本之四十三卷。而標點本四十四卷所收錄之明人諸作，從王英〈帝京篇〉四首至張元凱〈長安春望〉等，《續修四庫全書》本完全沒有收錄。北海傳世的詩作不多，標點本之四十四卷保存了他的六首詩作，十分難得珍貴。[清]孫承澤撰，王劍英點校：〈出版說明〉，《天府廣記》，頁2、卷44，頁723-788。[清]孫承澤：〈春日送朱錫鬯李武曾兩文學遊退谷〉，《天府廣記》，頁756。

其實，題記於壁以具體的物質形式占據了它所題寫的那個空間，並且直接呈現在觀者面前，其行為本身就是一種公開的展演。¹⁷⁷對於竹垞與武曾等人來說，爭取在園亭永久性簽上自己的姓名，讓這次游歷聚會及其參與者融進西山名勝，大家與退谷都成為具有象徵意義的紀念性景觀，一起流傳當代／後世。¹⁷⁸此外，又可藉此塑造自己的公眾角色形象以散佈聲名：

予從逆旅見君，期之復入都，偕游西山，題詩于壁，傳抄者不絕。一時朝士爭欲識吾兩人，每召客，客輒詢坐中有朱、李否。¹⁷⁹

竹垞為朱爾邁（字人遠，號日觀，1632-1693）詩集撰序，指出能文之士訪游西山，「輒為賦詩記事，蓋非以銜其才」，¹⁸⁰所謂「非以銜其才」的詮說聲明恰好坐實了四人的自信展演。這群後輩於西山山水名勝之間銘刻具體書寫痕跡，無疑是與歷來或當代的能文之士，在世人的檢閱下公開競技。因此，由東道主北海親自領隊出游即頗富象徵意義，代表他們的技藝已經獲得此位具有聲望前輩的背書肯認，甚至願意供出居處亭壁，作為這場競賽的見證場所。¹⁸¹

從竹垞自述讀來，題壁展演之成效顯然不錯，他與武曾的詩、名也傳入京城朝士的視域，或對二人往後際遇有所助益。然而，世事豈能盡如人意，康熙十一年（1672），蔡竹濤病卒。十八年，其餘三人同舉博學鴻詞科，竹垞與次耕分別由康熙帝拔擢為一等、二等，授翰林院檢討，入史館纂修《明史》，唯獨武曾未及第，從此絕意仕途，專事遊幕。

同樣地，四人欲以抗拒遺忘的壁間題字也抵不住時間洪流，逐漸變成無法辨

¹⁷⁷ 商偉：《題寫名勝：從黃鶴樓到鳳凰臺》（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頁75、79。

¹⁷⁸ 王漁洋〈退谷見朱錫鬯李武曾潘次耕蔡竹濤題名時朱在廣陵李在黔南潘蔡在太原〉作於康熙十一年，自述親至退谷，觀覽了四人的題記。〔清〕王士禛著，李毓芙、牟通、李茂肅整理：《漁洋精華錄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卷4，頁687-688。

¹⁷⁹ 〔清〕朱彝尊：〈徵士李君行狀〉，《曝書亭集》，卷80，頁2。

¹⁸⁰ 〔清〕朱彝尊：〈朱人遠西山詩序〉，《曝書亭集》，卷38，頁6。

¹⁸¹ 吳蔚認為西山退谷可謂竹垞由起初抗清到最終仕清的歷史見證，卻又主張竹垞的這種轉變其實是受到整個時代風氣的影響，退谷只是其中一個比較好接近京師士人群體的處所。可見吳蔚只是把退谷視為士人的一個活動場景，並未深入闡發除了地理環境優勢外，退谷的空間特性對於竹垞等人所形成的實際作用與具體影響。吳蔚：〈西山退谷與清初文人心態〉，頁67。

識的陳跡。¹⁸²反倒是他們以詩賦記銘所砌起的文本世界超越了物質形體之有限，至今仍然在西山退谷書寫上佔有自己的位置。

六、結論

察考日常實際情況，北海入冬來到西山退谷，隔年春天返回城南寓所，每年居留的時間並不長。「退谷」卻是他歸隱後最重要的自我命名，反覆出現於著述書寫中，時人亦多以此代稱之。這代表主人確實特別看重西山退谷此一空間場域，希望擅用其與都城不即不離的地理優勢，及由此而獨具之場所精神，刮除自己曾經兩度改節，身仕三朝的身影，構塑一位閒於西山退谷，勤奮編寫立言，透過書寫爭回歷史發言權的林泉高士、忠貞醇儒。

當北海力圖構塑自我，確立其內容意涵，實則顯露了化被動為主動，掌控自我生命的內在渴望。成為主人，足以自我作主，對於身處明清易代的文人，何其重要。吳梅村逆志仕清，身不由己。曹秋岳、龔芝麓、梁清標也都任職新朝，受制於人，載浮載沉，如何突圍是他們不能不面對的人生課題。

對於其他清初士人，西山退谷是集體記憶中的重要場所。若相聚於園內，個人難以吐露的幽微情思，或藉由親自造訪，或通過想像投射，在謐靜空間氛圍的滌蕩下暫且擱置，重獲片刻閒適自我。如果走出戶外，眾人同游山水名勝，一起在退谷亭壁題記，非但留住美好記憶，成為具有象徵意義的紀念性景觀，抑且在公眾間散佈、提升自我之聲名，即便最後似乎有些徒勞無功。

經過園主與友朋的協心營造，退谷從京畿近郊的一隅自然場所，躋身兼具豐厚意涵的人文勝地，於歷史舞臺佔有自己的地位。正是這種人地彼此依存，相互界義且創造自我的緊密關聯，讓西山退谷備受矚目，經常展現在清初士人之字裡行間。

然而，無論北海等人如何排遣困頓，進行心境轉化，乃至創製自我身影，都無法扭轉現實，江山已經易主，他們大多也選擇為新朝效力。於是，愈是嚮往遠避塵世，愈想透過片刻閒隱時光來構塑自我，代表愈想抹去舊有的生命刻痕，遮掩那不欲人知的幽微心跡。

¹⁸² 〈朱人遠西山詩序〉：「觀予題壁，因賦詩見懷……回憶壁間題字，日湮沒於沙塵石溜，漸不可辨識，游人且視為陳迹，予亦不自知衰老之相尋也已。」〔清〕朱彝尊：《曝書亭集》，卷38，頁7。

徵引書目

〔傳統文獻〕

-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 〔漢〕劉向：《新序》，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魏〕王弼、韓康伯注，孔穎達疏：《周易正義》，收入《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
-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
- 〔南朝宋〕劉義慶撰，劉孝標注，楊勇校箋：《世說新語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 〔南朝宋〕釋慧遠：《廬山記略》，收入《叢書集成新編·史地》第90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
- 〔北魏〕酈道元著，陳橋驛點校：《水經注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 〔唐〕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 〔唐〕柳宗元：《柳宗元集》，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 〔唐〕韓愈著，劉真倫、岳珍校注：《韓愈文集彙校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
- 〔宋〕李昉等奉敕撰：《太平御覽》，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89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
- 〔宋〕蘇軾著，〔清〕王文誥輯註，孔凡禮點校：《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 〔明〕文徵明：《甫田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27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
- 〔明〕李東陽：《懷麓堂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25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
- 〔明〕沈榜：《宛署雜記》，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編：《稀見中國地方志彙刊》第1冊，北京：中國書店，1992年，影印明萬曆刻本。
- 〔明〕金幼孜：《金文靖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240冊，

-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
- 〔明〕胡廣：《胡文穆公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8冊，臺南：莊嚴出版社，1997年，影印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十五年刻本。
- 〔明〕袁中道：《珂雪齋集》，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 〔明〕馬世奇：《澹寧居文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史部》第113冊，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影印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一年刻本。
- 〔明〕程登吉著，胡云富、李春梅、傅德林注：《幼學瓊林新注》，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
- 〔明〕楊榮：《文敏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24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
- 〔明〕趙南星：《趙忠毅公文集》，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68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影印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一年范景文等刻本。
- 〔明〕劉侗、于奕正撰：《帝京景物略》，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4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影印天津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 〔清〕于敏中、英廉等奉敕編纂：《欽定日下舊聞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49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
- 〔清〕王士禎：《池北偶談》，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 _____，李毓芙、牟通、李茂肅整理：《漁洋精華錄集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 〔清〕王養廉修，李開泰、張采纂：《（康熙）宛平縣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北京府縣志輯》第5冊，上海：上海書店，2002年。
- 〔清〕王弘撰撰，何本方點校：《山志》，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 〔清〕王崇簡：《青箱堂文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清〕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82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
- 〔清〕永瑢、紀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

- 〔清〕朱彝尊：《曝書亭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11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影印民國涵芬樓影印清康熙五十三年刻本。
- 〔清〕宋徵輿：《林屋文稿》，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215 冊，臺南：莊嚴出版社，1997 年，影印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九籀樓刻本。
- 〔清〕吳偉業著，李學穎集評標校：《吳梅村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
- 〔清〕汪琬著，李聖華箋校：《汪琬全集箋校》，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 年。
- 〔清〕李良年著，朱麗霞整理：《秋錦山房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
- 〔清〕金之俊：《金文通公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影印清康熙二十五年懷天堂刻本。
- 〔清〕胡世安：《秀巖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96 冊，臺南：莊嚴出版社，1997 年，影印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初刻康熙三十四年胡蔚先修補本。
- 〔清〕勒德洪等纂修：《清實錄·世祖章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
- 〔清〕計六奇撰，魏得良，任道斌點校：《明季北略》，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
- 〔清〕唐執玉、李衛等監修，田易等纂：《畿輔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 50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
- 〔清〕高士奇：《城北集》，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 7 輯第 26 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年，影印清康熙刻本。
- 〔清〕孫承澤：《春明夢餘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 86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
- _____，王劍英點校：《春明夢餘錄》，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 年。
- _____：《藤陰劄記》，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19 冊，臺南：莊嚴出版社，1995 年，影印天津圖書館藏清雍正十一年刻本。
- _____：《益智錄》，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 119 冊，臺南：莊嚴出版社，1996 年，影印私藏清康熙刻本。
- _____：《天府廣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730 冊，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影印遼寧省圖書館藏清抄本。

_____：《畿輔人物志》，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119冊，
臺南：莊嚴出版社，1997年，影印山東省圖書館藏清初刻本。

_____：《天府廣記》，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

_____：《庚子銷夏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清〕梁清標：《蕉林詩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04冊，臺
南：莊嚴出版社，1997年，影印南開大學圖書館清康熙十七年梁元植刻本。

〔清〕陳夢雷纂輯，蔣廷錫等奉敕編：《欽定古今圖書集成》，臺北：鼎文書局，
1977年。

〔清〕陳名夏：《石雲居詩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5冊，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2010年，影印清順治刻本。

_____：《石雲居文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6冊，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2010年，影印清順治刻本。

〔清〕曹溶：《靜惕堂詩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98冊，臺
南：莊嚴出版社，1997年，影印首都圖書館藏清雍正三年李維鈞刻本。

〔清〕張縉彥：《燕箋詩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2冊，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2010年，影印清順治刻本。

〔清〕張廷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

〔清〕談遷：《北游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清〕潘耒：《遂初堂詩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49冊，臺
南：莊嚴出版社，1997年，影印吉林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增修本。

〔清〕魏憲輯：《百名家詩選》，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97冊，
臺南：莊嚴出版社，1997年，影印湖南圖書館藏清康熙枕江堂刻本。

〔清〕魏裔介：《兼濟堂詩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56冊，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2010年，影印清康熙三十九年刻本。

〔清〕魏象樞：《寒松堂全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60冊，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2010年，影印清康熙三十九年刻本。

〔清〕龔鼎孳：《定山堂詩集》，收入龔鼎孳著，孫克強、裴喆編輯校點：《龔
鼎孳全集》第1冊，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

〔清〕龔鼎孳：《定山堂文集》，收入龔鼎孳著，孫克強、裴喆編輯校點：《龔
鼎孳全集》第3冊，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

〔近人論著〕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13輯，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
- 王于飛：〈陳名夏之死與順治改制內幕〉，《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總25卷第7期，2004年7月，頁458-463。
- 王學玲：〈歷史敘述與自我詮辯——「貳臣」張縉彥鼎革出處的辨析與意涵〉，《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2期，2017年6月，頁87-123。
- 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 何幸真：《殤魂何歸：明代的建文朝歷史記憶》，臺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20年。
- 吳蔚：〈西山退谷與清初文人心態〉，《北京聯合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17卷第1期，2019年1月，頁63-68。
- 李永：〈山居·清侶：清初貳臣孫承澤的晚年著述與書畫玩賞〉，《美術學報》2015年第6期，頁41-47。
- _____：〈博雅同癖：清初孫承澤與朱彝尊的金石書畫情緣〉，《古代美術研究》2020年第4期，頁109-114。
- 洪燭：《老北京人文地圖》，北京：新華出版社，2010年。
- 馬子木：《清代大學士傳稿（1636-1795）》，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13年。
- 商偉：《題寫名勝：從黃鶴樓到鳳凰臺》，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
- 張文：〈清中期以來孫承澤研究的學術考察〉，《唐山師範學院學報》第37卷第4期，2015年7月，頁100-103。
- 張宗友：《朱彝尊年譜》，南京：鳳凰出版社，2014年。
- 曹淑娟：〈白居易的江州體驗與廬山草堂的空間建構〉，《中華文史論叢》總第94期，2009年2月，頁73-101。
- _____：〈江南鏡物與壺中天地——白居易履道園的收藏美學〉，《臺大中文學報》第35期，2011年12月，頁85-124。
- _____：《在勞績中安居——晚明園林文學與文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東亞儒學研究中心，2020年。
- 陳永明：〈降清明臣與清初輿論〉，《漢學研究》第27卷第4期，2009年12月，

頁 197-228。

- 陳健：〈謫議清初名臣寧完我的官場人生：兼論南黨領袖陳名夏之死〉，《文化學刊》2014年第2期，頁171-176。
- 程遠芬：〈《大清畿輔書徵》著錄孫承澤著述訂補〉，《澳門文獻信息學刊》2016年第1期，頁87-94。
- 馮其庸、葉君遠：《吳梅村年譜》，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7年。
- 劉仲華：《世變、士風與清代京籍士人學術》，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
- 劉金庫：《南畫北渡：清代書畫鑒藏中心研究》，臺北：石頭出版社，2007年。
- 諾伯舒茲（Christian Norberg-Schulz）著，施植明譯：《場所精神：邁向建築現象學》，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0年。
- 謝正光：《清初詩文與士人交遊考》，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
- 謝鶯興：〈東海館藏孫承澤《春明夢餘錄》板本述略〉，《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新84期，2008年9月，頁22-51。
- 約翰·威利（John Wylie）著，王志弘、錢伊玲、徐苔玲、張華蓀譯：《地景》，新北：群學出版公司，2021年。
- 魏斐德著，陳蘇鎮、薄小瑩等譯：《洪業——清朝開國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
- Michel Foucault 著，陳志梧譯：〈不同空間的正文與上下文（脈絡）〉，收入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臺北：明文書局，1993年，頁399-409。
- Mike Crang 著，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文化地理學》，臺北：巨流圖書有限公司，2003年。
- Tim Cresswell 著，徐苔玲、王志弘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

附錄一：「清初士人題詠『退谷』作品一覽表」

作 者	篇 名	出 處
胡世安（1592-1663）	〈退谷賦為少宰孫北海作〉	《秀巖集》，卷 1
金之俊（1593-1670）	〈書退谷志後〉	《金文通公集》，卷 11
孫承澤（1594-1672）	〈退谷小志〉	《春明夢餘錄》，卷 68 《天府廣記》，卷 35
王崇簡（1602-1678）	〈退谷志跋〉	《青箱堂文集》，卷 8
吳偉業（1609-1671）	〈退谷歌〉	《吳偉業全集》，卷 11
龔鼎孳（1615-1673）	〈書退谷小志〉	《定山堂文集》，卷 15
宋徵輿（1618-1667）	〈退谷後記〉	《林屋文稿》，卷 7
梁清標（1620-1691）	〈退谷歌〉	《蕉林詩集》，卷 7
李良年（1635-1694）	〈退谷題名記〉	《秋錦山房集》，卷 18
高士奇（1645-1703）	〈退谷歌〉	《城北集》，卷 5

附錄二：2014年8月作者攝於北京西山櫻桃溝「退谷」¹⁸³



¹⁸³ 孫承澤隱居之「退谷」在今北京植物園內的櫻桃溝，民初周肇祥（1880-1954）於此營建「鹿巖精舍」，幸得以保留至今。

Creating A Self-image by Means of Scenic Spots: Writing on Xishan Tuigu and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for Early Qing Literati

Wang, Hsueh-Li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human-environment relationship in cultural geography to probe into the early Qing literati's writings about the meaning of Xishan Tuigu in Beijing.

First, it examines the circumstances during the early Qing period and Sun Chengze's experience as an official before retreating, and explores the little known origin of the name "Tuigu". Second, it introduces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multilevel landscape of Tuigu, and attempts to relate it to its historical connotation. Third, it explains the meaning and significance of Tuigu for Beihai and other literati. For Sun, this secluded life represents an alternative to officialdom, assuming a noble Confucian identity in the public eye and for the descendants. For other literati, Xishan Tuigui is an important scenic spot in their collective memories. Its tranquil space purifies their confused state of mind while providing them with a brief moment of leisure.

In addition, during their travels there people made inscriptions on the wall of Tuigu pavilion to shape their public images and enhance their reputation. Therefore, this location turned from a merely scenic spot into a historical place with a rich historical connotation. This co-depend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place explains why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Xishan Tuigu was so popular with Qing literati and why it appeared in their writings.

Keywords: Sun Chengze, official, Xishan Tuigu, creating a Self-image, writing on landmarks

